3487
4651
v.13

顯宗朝

肅宗朝 上

朝野輯要

十三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朝野輯要卷之二十一

顯宗朝

顯宗昭休衍慶敦德綏成純文肅武敬仁彰孝大王 諱[illegible]字[illegible]孝宗長[illegible]

男 仁宣王后以 仁祖十九年辛巳二月四日誕生于瀋館甲申東還己丑封

世孫己亥五月九日即位于昌德宮仁政門甲寅八月十八日昇遐于昌德宮齋

心閣在位十五年壽三十三 英宗壬辰定世室追上尊號昭休衍慶敦德

綏成○有一男三女○崇陵 楊州健元陵別岡酉坐

妃顯烈禧仁貞獻文德明聖王后金氏籍清風領敦寧清風府院君忠翼

公佑明女壬午五月十七日誕降于長通坊私第辛卯封世子嬪行嘉禮于義

洞本宮己亥封王妃癸亥十二月五日昇遐于昌慶宮儲承宮壽四十二

東279787

英宗壬辰上尊號德仁○崇陵大王陵 (同原)

男肅宗大王

女明善公主 (辛亥選孟萬澤號新安尉壬子孟遭內艱癸丑公主以痘夭親迎擇日未成禮命仍存尉號後因臺啓罷之)

明惠公主 (選配三月公主夭卽罷尉號)

明安公主 海昌尉吳泰周 (判書斗寅子)

己亥五月九日上即位 孝廟昇遐翌日禮曹啓 慈懿大妃服制替善宋時烈宋俊吉院相鄭太和等議政朞年制 (詳見己亥服制議) ○吏判宋俊吉袖箚曰 殿下上奉兩 慈殿慈孝無間然若謂吾之事親已盡則即非孝子之心此實小人女子之伺隙逞譖處也近來外言喧藉以爲王子及其夫人出入於 大王大妃殿無有限節且福平兩兒自 先王朝留養於宮中其兒方持喪服而亦出入無

閫外言之入內言之出來未必不由於此今 殿下既無兄弟又姑無嗣形勢孤危族屬漸遠慊避轉深留養之人年已長大 殿下宮中豈宜更着他人節之禮義毋拘區區小仁爲同春年譜日時王子輩出入無節 兩殿之間多有雜言麟坪子楨枏留養宮中人皆敢憂而不敢言先生以此愈進

○朝野僉載曰先時大行大王因雷變求言鏡判洪汝河疏攻完南李厚源爲誤國其中有崱屶二字崱屶山連息其言謂李與宋時烈宋浚吉諸人朋比如山連又斥宋時烈用人之非蓋出於鑴輩之訴時以違標未入啓至時并除浚吉改書堂宋時烈連章乞罷 上慰諭不許特陞判禁府下召命遂入對力辭 上曰若遞吏判正中汝河之計決難允從領相鄭太和曰禮待之道不可強迫 上許遞而已復拜吏判批曰久遞卿職是以汝

河之言而棄卿也豈可因邪說而舍卿哉○寶鑑曰左參賛宋時烈陳䟽
還鄉出城 上手札使承旨吳挺緯往諭書啓有不忍聞之語挺緯請
其意時烈良久曰人以春秋無將漢法不道斥我云矣挺緯還白其語
上下諭曰流言以駙馬入謗為言云若有是事予豈不知予心已悉於益平尉之
䟽批矣尤菴年譜曰時奸人譸張以小斂不結絞梓宮連板山陵之不用水灰
為大何終以不忍聞之說加之先生上䟽自列益平尉洪得箕上䟽自訟曰竊
有士大夫相傳之說所謂不忍聞之說以臣入謗於 殿下云臣直欲勿
刎面死也
庚子春前掌令許穆䟽請 大妃殿服制衰齊三年更議大臣儒臣而
上從朞年議四月尹善道投䟽論服制語極凶慘宋浚吉出城仍歸

宋時烈上疏待罪 上優批而善道遠竄詳見己亥服制議○命罷諸宮家
願堂又命撤都中兩尼院旧有慈壽仁壽兩壽院 上惡僧尼乱教
歆並次大臣玉堂以為猝難行 上命先撤兩院老者出外年少還俗宋
浚吉曰朱子毁僧舍作書堂一擧兩得以毁院材構學宮即泮宮一兩
齋也○載寧人金孝榮上變 上一同知其誣誅其人放其逮捕者七十
餘人賜糧資歸其家見壞於吏卒者悉推給○命禮曹修麗朝諸陵
且著令三歲一巡○全監李泰淵狀聞道內諸寺佛像出汗事係變異
云諫官閔重鼎疏僧徒造佛像用木質加漆其上塗以金每當潦節
濕氣凝結點滴或冬節不寒霧露所蒸而埒氣成此老僧徒之常談
也今乃強謂之出汗惑乱民聽請李泰淵推考所謂佛像一一破碎

辛丑時 孝廟將祔廟 仁明當祧 上進史官詢宋時烈疏言自 太祖并
及四親為五世 仁明兩位并遷無疑又以帝王家以繼體為重兄繼弟叔
繼侄猶父子而各為昭穆引朱子祧廟議明 仁明兩大王合為一世之非又
言四祖別廟之非請依程朱說移奉 穆祖於太廟第一室以為始祖
又於太廟造東西夾室奉 翼祖以下祧主云云贊善宋時烈宋浚吉主
部戩之議諸侯只當以始封之君為 太祖與領府事議不合朝議亦
以為兄弟同昭穆亦唐宋古禮也 穆祖當入太廟云者正禮也而第創業
之後未行之事到今舉行亦云難矣云云事竟不行是年趙絅疏請
尹善道命罷職見己亥服制議
壬寅羲伯李慶億荊罷六鄉雖又勑崔馬歷兵判金佐明進中朝紀

𢽾新書 上令頒布習行設精抄軍兵曹主管

甲辰修撰金萬均以其祖母死於丁丑亂當虜使之來陳情解官請勿與虜使相接 象音徐必遠以為此與父母讐有異請罷 罷萬均宋時烈引朱子復讐可盡五世之說疏伸萬均必遠疏言父子祖孫豈無輕重執義閔維重啓論必遠之悖說 上以伐果樹黨怒遞閔維重職○閑居漫錄曰甲辰年間忠清道人家劈柿木以為之薪中有上下和木四字字法方正如墨寫洪武正韻温幸從官皆見之忠清兵使閔震益曰從今已往朋黨之禍大起必至於以木相打吾老不及見公輩當見之吾言如不中斷吾棺鞭吾屍可也云

乙巳四月 上温湯温泉 上有眼患試沐于温泉遂命道内禮耆老舉孝

悌祀忠賢減田稅又丙午奉　王大妃幸溫泉年八十以上勿論士庶并加資
還宮大赦又丁未幸溫泉又辛酉幸溫泉○尤奄年譜曰乙巳幸溫泉時
先生承別諭入對行宮還宮上疏并洛後初以先生洪如河疏事去國庚子
因尹善道疏待罪𣪍召不赴拜兵判吏判皆辭遞辛丑連被　恩召先生
祥日迫延召入對旋以趙絅疏還歸至時入對行宮并落後辭疏曰臣有至
寃極痛因有元子之慶孰不欣誦臣於其時適有待罪事不敢自同
諸臣以伸微忱忍此謗言有不忍聞者前日許穆之疏亦因此而發也頃
歲何人造為飛語謂臣嘗為　孝宗大王不得入廟是臣於君父不欲宗廟
之享也今有此謗是臣於君父不欲子孫保之也臣罪至此籲天無階　上
批懿諭盖辛丑元良慶時先生情迹不安不敢隨衆慶同穆援疏請

早建國本其意以宋時烈為不善於元良云云

丙午嶺儒柳世哲疏論服制事（見己亥服制議）是年溫幸左奄承旨以世哲疏引罪辭歸左庵年譜曰丙午虜以不歸走四人事有查問事事機叵測三公將論以一罪 上叩頭泣僅得稍緩遣右相許積圖於彼中積移其罪於 上躬勘以罰鍰積乃反自切

丁未宋時烈疏曰臣竊聞大小相慶惟幸目前之解棼臣不勝痛哭也惡昔朱子於慶元己未有詩曰極知此道無終否明年太歲又涒灘古甲辰名宋朝開運是庚申故朱子賦此惟我洪武戊申又在明歲涒灘之名又相符我 聖上承拱北之流繼必東之志其奮發必不能已云時李翻等七諫臣以 王上受無前羞辱而大臣曾無自當反以歸罪 上躬為自切

遂劾許積并論領左相 上震怒并竄七臣承旨忤旨下教宋時烈之

疏言在昔勝國之初壓於積威不能守義卒使胡元聽父子之訟折君臣

之微至今配偶之訴其夫誠不忍也今雖不至遽有此事竊恐之性古今

不異安知必無於久遠哉宋浚吉疏曰當查事初 殿下急於含濟而臣

屈千乘之尊為無前之舉當時兩大臣不辭首沫血於查庭之下及使臣

到彼彼乃肯通 聖躬敢以艱扑兩擬者加之為使臣者亦宜乞以身代

今乃不然反誇自功甚至論之發亦以晚矣 殿下顧乃以罪加之云〇時積

儒黨儒疏構宋時烈及宋浚吉植黨激名構危速禍之說恐動

聖聽大憲李震億請遠竄太學生趙相遂等疏請燭奸 上皆不

納尤庵年譜曰時漢人百餘人漂到耽羅不改衣服自言在泉漳間而東

南一隅皇統尚在吾等即其人也云云朝廷恐事泄於虜將傳送燕京廷臣有據議密言者而亦不省焉

戊申六月前左贊成宋時烈拜左議政自此至八月凡十上辭疏　上三遣承旨遣史官敦諭八月　上溫李復承旨促召　遂入對行宮曰臣於彼人有所拘礙　先王知臣情勢凡係彼人事許臣勿預今令人異於前大臣最多相関此臣又不敢冒當相職許遞則當隨駕　上曰而約丁寧卿必不負　遂拜判中樞十月替善宋浚吉入侍陳戒君德及保護　東宮事宋浚吉進曰　殿下深居宮中有何程工留意於書史乎一向怠惰放過乎　上即未答宋時烈曰昔宋張九成曰陛下待宦妾何如接引外臣高宗未答九成曰陛下似有經營而答之言非待以誠之義也今　殿下不

咎淺者也一言無乃近於九成之言乎仍諫生民而困長在身後其中溝水宗
爲甚且傾崇信去齋事又入侍陳內需司革罷能事附馬宗室第宅踰制
者依法典毁撤者又考職田之制悉罷憑藉立案者又請良人從母之法
又禁僧徒　十一月復拜右相留疏出廣州時遣戶判回鄭重宣諭並罷朝
上勸乞修德得矣又曰宮闈外人挾樂出入禁中又聞賤娼善妖巫室
倡之類匪儀些入云云又勸曰妖巫豪謀違其名乃倍德也此事不思於
諸言語　殿下或不知而不禁耶　上今因禁科罪蓋此巫託於　先王
而聘妖者也又勸隨比年　聖候不寧　宗廟展謁久廢不行然而
溫泉之幸年年不止獨於且久不能行豈非未安明日乃是三正元朝伏
念留意　批曰疾病之作久廢展謁今見卿勸誠合于情禮矣命禁同姓

異貫之婚先是国俗貫異則例婚華人見鶻漢漢滄為翁婿曰汝此
亭尚夷風也許文敬養妻弟於家而要人以是短之至是禁之時遂良
家女為侍女 命羅繼之永為定式此皆宋時烈建白也 尤庵與李參判
弘淵書曰頃年樵夫會壯義門外松下曰吾輩依備局坐起可守皆曰
可少頃間眠後呼廳直曰南草一柄進之盡吸後又曰人馬待令乎即相
揖散去每每如是善形容矣坐此席無一成為樵夫輩所哄豈非大慚乎
己酉進上 神德王后諡號仍祔 太廟設慶科時判府事宋時烈
進參劉清領議政鄭太和判府事鄭致和賓廳啓請獨令相李景
奭力沮之 上特命舉行 詳見太祖記 戶判閔鼎重以卷安搖浦事陳達判府事
宋時烈曰年年敗船人多渰死若以搖浦為難則姑為設倉於搖浦處

狀捧梲數移載於水順處可免敗壞之患又曰不緊物種羅工物以其價充之

量入爲出自內貿易左相許積以設倉至有難行者白之又陳貢物減省之

不可時利判必遠既斥積知此舉之有害於國而不直言諫止爲不忠宋時

烈上劄陳設倉之舉不便於閫帥守令之付致私下於權門賣物裁省

有害於吏胥權貴士夫之貪利者云仍乞解職遂還鄉持平金世鼎

劾徐必遠得罪清議久矣今因一二事變通之舉失利奸民無識者

煽動學士謀陷儒賢莫敢先發必遠敢陳邪論請奪其官而黜之尤

庵年譜曰時許積欲阻設倉之議嗾必遠斥以爲不忠云又曰己酉

上幸溫宮宣召辭不赴領府事李景奭在京陳劄以爲帳前臨近無

人入朝者在先生也蓋前年景奭差家几杖見先生記其事引珠氏識

孫覿亭壽而庸之語以諷之景繭御之凡先生所建白無不沮之 寧陵

之議亦將大斥於 上前爲一大臣所撓而及先生退歸貽書所親至有麻

姑丘擔葉之語至是有此劉云先生疏以被大臣論斥自劾又復引孫覿事

而斥之黃江問答曰溫幸時白軒以留都大臣同春以輔養之臣皆在京時左庵

適有嫌不敢進白軒疏以爲諸臣無奔問之義左庵上疏待罪疏未有答

從官之說軒相初未知何辭許積乃知麻碑之比孫覿事以告于軒相

大怒以左庵疏示同春同春爲之駭歎云云後西溪撰軒相行狀有曰懷川以

儒林領袖無敢議者至是皆疑之同春亦以駭歎蓋以不從山爰四種說

又請削寧陵行狀中匪風下泉語又請撤尹善道園籬又歎結婚不

背故積疑忿故也云云

庚戌清州李世直書孽街鐘以亮言誣告宋時烈宋浚吉又引徐必遠之
清州鄉人從親世直自伏誣告而伏法或謂世直是失性人或謂有使嗾者世
直即宋時烈疏戚麾屬者而宋諸黨旬上疏待罪 上批慰諭○閒窓漫
錄曰 顯宗辛亥間淑明公主第奴奉問安書函詣闕有一裨持封書額
納函而進之奴開函覺之納于 仁宣大妃乃匿名書言多妖誕 上命詰問付
書者誰某以罪不省受杖殆死主家惶恐累月物色乃得之一內戚家婦
女之所為也蓋此時富家女被揀為宮女圖免萬方其婦人受其家金
欲以計免之不得其家還索之急故為此事以其萬一之幸也主家具其
狀 大妃勿聞於 大殿蓋不欲起大獄也主以 大妃親女處地無嫌碍宮
中無猜疑之端故主家得以無事使在他日禍豈有既哉

辛亥復拜宋時烈爲右相疏辭因陳恤民救災十餘事又備陳前日建白爲
流俗所厭惡爲一冊字以進又言尹揩尹嘉績言及大臣大臣不自安二臣亦不
敢在職臣竊惜之蓋二尹論斥許積故也許積疏以宋時烈雖言二尹事
實所臣斥臣遂引入尹敬教又疏斥積 上斥敬教以党教禽獸又曰符合
他意時烈引咎疏曰敬教之疏實非臣知 聖明以其言符合臣意然則
聖教所謂敬教亦猶禽獸即臣之所以爲亦猶禽獸也云云仍辭職名疏
上於壬子正月而三月始 下批曰符合云者小無相疑於卿而深加深慊豈予
平日所望於卿者乎
壬子贊善宋浚吉疏尹敬教事 殿下何用聲氣於直言之臣乎俾彼委蛇
盤礴還坐百僚之首其爲偉相也則至矣唐德宗謂李泌曰人言盧

祀奸邪朕則不知必曰此亦以為奸也今殿下不但不知而已疏入 上大怒斥之以
伐異承旨張善瀓疏伸宋執義李翔斥積 上益怒削黜又以此事
根於歛敍 命極邊安置而積亦遞相金壽恒代之宋時烈以次陞左仍
有召命上疏引咎曰 殿下以歛敍根本加之安置律臣又根本之根本
其罪不止安置而已又言積之誣節義敗倫紀將有禍國家而害士林云云
疏上於五月初七月始 下批曰疏中所言係相事予豈知卿之為同事者云云
至此而深且切哉亟斟來章從遞 上來乙同春年譜曰 上以許積事盛
怒大震朝臣少有觸忤遽罰隨之尤菴累疏辭免右相金壽恒瀝陳
上不納大成李敏迪疏救 命補外三司爭論多被遞太學生尹徵周
及黃欽等疏斥皆不聽及先生歿追臣金萬重又陳先生被積誣譖

痛恨入地之狀因言君子小人不可并處之義遂被拿鞫是年同春卒
宋浚吉字明甫恩津人號同春堂清愉後孫清坐窩甫昌子沙溪門人吏判
贊成謚文正贈領議政乙清坐隣居李德純夢有人持產具曰我夫人今
日宋某生子將遺及覺問之先生已生矣四歲見長者必斂容危坐五
歲清坐將遠出世夫人謂先生曰汝大人今所有培而汝不能書可愧先生爲
之涕泣終夕憪然自是請學十九年中生進二十歲試高中鄭愚伏經世爲
試官亟取藏之曰此人第一是早晚事何必今日拆其名乃先生也諸試皆嗟
惜愚伏即先生婦翁故遠嫌也乙拜洗馬教官侍直皆不就特受持平
辭遞陞執義辭不獲就職請罷金自點又請罷內子亂被虜婦女令
家長還畜之法乙陞承旨吏議贊善而皆辭遞乙劉請通問中朝乙

陞戶參吏參并辭遞○劾論尹善道為鄭介清伸寃詆誣沙溪事○己

亥 顯宗嗣位時王子輩出入無節兩殿之間多雜言福坪子楨楠留

養闕中人莫敢言先生進袖箚言宮禁事○庚子因許穆疏先生

上箚判之又以尹善道構誣事疏辭職○丁未許積奉使虜中嘗請

事歸罪於 上旣反以為功先生劾論積罪遂忤旨先生年譜曰時金

金澄為母設宴甚豐奢論贓繫獄先生嘗曰 仁祖朝洪瑞鳳張維為

母設宴時給宴需賜樂此類甚多為母壽宴罪上以贓得不為害

於孝理乎昔鄭蘊為嶺伯設守令壽宴而禮單甚薄畧者治其吏

元斗杓李敬輿亦皆設宴甚豐後過於澄今澄乃遭如此可視時變又

曰此人素號剛直久為臺侍仇怨滿世故構毀齊起固不可無此人等

上命放送以待覆查處之後有金澄推刑之　命同春上疏引晳先生
墓誌曰人金澄是非之爭為訟其冤以欽詆呵多端已有左験之人矣壬子
庚華老庵來省先生指壁上有高山仰止字曰老台可以當此老庵辭
之指壁上一條清氷四字曰兄可以當之同春曰金未全未考終日何有氣
燭天光照地上行人疑火來救至則先生屬纊矣是歲星官言少微星
隕於東方至是驗　甲寅孫炳文閱舊篋於小囊中得手草遺疏
勉君德事也上其疏不報　乙卯追奪官爵　庚申復官爵　丙申揭
御筆恩額于興巖書院
癸丑冬十月奉遷　寧陵于驪州先是陵上石儀偏陷罅隙生焉宋時烈
議引古禮請尊　英陵遺法撤石屏諸儀以為陵寢永固之計至是

年五月賊人宗霊以副金翼秀上疏　寧陵石物生罅雨水滲漏　上大驚
異　命大臣六卿奉審遂定遷陵之議尤庵年譜曰時賊鑴潛結禎柟
使翼秀上疏又以臣變之不卜水原歸咎於先生當初山陵任事諸臣皆
論以一罪乙巳嶺人張應一疏論時烈罪宋相上疏待罪　上優批慰諭
諸久構事促召疏乞解職還山陵事白請建表石大書深刻以示後世且
引朱子之說請鋪灰於槨底二三尺而納壙儀物務從省減神穴破鑿
爲太廣以爲後世防患之道　上勉副促召入對　上教以新陵舍石巖
石之減損爲未按之心時烈對曰此是遵　寧陵舊規也又曰必有啓樟
宮之舉則須於啓欑時勿以灰塞納以防後患　上允之時又以啓而潤爲
太陵將近議上古後奧以啓而潤爲宮宋時烈既寫疏即出城到舊陵外上疏

大諫李翔司諫尹衡聖然待魚震翼論劾判禁趙珩刑判閔熙都承旨鄭樠等適值宋時烈近京之日 上疑諸臺隨時俱擊嚴旨下之已因罷金佑明請對大斥宋時烈而請表石事時又有閔慎父世益者狂易喪性其父業死而不受服其家問其處變之道於朴世采世采使其子代服以從朱子處服之意宋時烈亦以爲此有朱子定論朴和叔之言宜從之問于禮曹以爲定制云云閔家遂自代喪尹鑴斥時烈爲亂人大倫金佑明以此白于 上曰禮有祖喪未終而父死者子於葬前不敢即喪之文則世益之子何忍死其生父自代其服乎是業世益俱無子世益慎俱之父豈可不之罪乎云云已禮曹啓曰禮有父廢疾孫爲祖後者亦斬衰三年之語或以爲此則非指士大夫家而言或以爲喪制達於庶人執此而論未易

折衷請議大臣領相許積以為禮書所云是通解之服説而乃天子諸侯正
統之嘗支國也其非士庶之禮不啻明白是家禮未嘗有父有療為證
服斬之云宜不以天子諸侯之禮不可用於士庶耶同慎擅自代之服斬自潔
悖論之左相金壽恒等同慎擅自代之服喪蓋據朱子喪服劄論而
亦觀此天子諸侯士庶通用語且儀禮喪服圖云云只在於天子諸侯等者
服圖不在於本宗服故説者以此士庶不可通行而亦有所不然者嫡子
先死嫡孫承重之服亦只在於天子諸侯服圖則其父以嫡子先死
之後其子其將以國於本宗服圖而不服祖以對其此而疑只載於天子
諸侯服圖則同也一則長子圖外一則只行於天子諸侯不行於士庶非臣之所
敢知也　判下父在代服祖喪莫大之變禮也不待稟定朝家擅自代服誠極

無倫使之更無此弊
○肅宗甲寅 命竄許穆眉叟記言曰祖亡而父有篤疾其子代之斬不見
於經之文父未亡而子用居父之禮今事生如事死事存如事亡之禮乎既爲祖
服斬衰亦既稱祖孝孝孫而父之疾已則其子代重自若而其父終無嫡
字既以孫繼祖爲家國之禮均也則居喪之際而不更重之父死而亦不得列於
祖稱孝壽皇之喪光宗稱疾嘉王即位朱子論喪服劄專言世嫡承大
統之禮父在承國於祖其服鄭志天子諸侯皆斬衰禮天子諸侯之喪
皆斬衰無期故也朱子所論果兼指士庶人乎承國受重無期而斬
衰無論父在不在私家之禮不然又曰疏曰趙商問已爲諸侯父爲廢
疾不任喪事爲祖服制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期年則無主斷亦知

所定皆曰天子諸侯之喪皆斬無朞今以私家之禮上比於天子諸侯
何也父有廢疾爲祖三年邦君禮也不以祖斬以君斬也鄭志嚴尊
之義也
○判府事宋時烈以金佐明筵斥引咎疏曰表石 列聖三陵及北路諸陵
皆有碑表刻今非作俑至於閔業宗家事此實朱子說而意之者匪故
其徐徐如此 批曰安心不辭 尤庵年譜曰已被毅納閔維重以奈判
金佐明葬其父故相墳僭用隧道清勘罪啟矣 上曰士大夫家
用隧道滔滔皆是不可專責此家是判宋時烈曰雖一二論道
現論列自是臺諫之道時諸臺厭避其論將停時烈方在銓
其厭避之人頗行出涉於是金家懇懇專發於宋相云又曰修撰

金萬重疏伸閔業家事既據宋子正論則無可查事也論許
積有少人情態 上大怒特命拿問金壽興救解僅得竄配
上教曰當初李翽之論劾諸人爭以必有他人嗾指今果然矣仍
命遠竄又李益閔鼎重並削職正言成虎徵請還收命遠竄
司諫崔洛尚論國舅子啟 上益怒下嚴旨時上方眷注許積必
欲還用而諸人惕名激揚大致 上忌之疑怒已奉遷新陵後宋時烈
自陵下歸疏論 陵寢事曰朱子再遷父墓而至於山陵則有驚動
之戒豈常主家與凡人自別耶當初啓土尺許已審隧內之無故諸
臣深懼人言仍為改封之議終不敢也為新陵之吉雖自昔稱譽
亦豈安於已安之地哉臣之踪跡既危又獲罪於國舅故不敢也

危辭於其間臣罪萬死又曰我 大行大王聖志卓然豈可爲傳之
爲難以加之乎朱子嘗以忍痛含寃迫不得已爲言者誠以不得已處
有不能自由而然也今宗廟祝辭旋用旋陳寧有疑畏之端乎從
改正勿以腥臭之可醜者冒薦乎清廟朱法之間云云之疏上於十月至十一月從之
批曰陵內雨水滲漏在所執頃之事卿備見之熟矣玄宮矣欠非外面可
知何用仍封之議耶今番遷陵非惑於風水卿疏有若由此而然未曉
卿意也卿疏無非不平之語反疑予更何多誥
甲寅春判府事宋時烈待罪疏曰臣蹤跡之不安不敢入與於始
役之時及至近侍傳諭胥至 陵前問於摠護使金壽興曰始役
時土色如何曰常石鑛處則有水濕之痕而至人餘則乾燥堅固矣

遂入臨則方開退壙絕無他路但見氣出如蒸矣後夫 玄宮
施功則石灰極堅斧根相潑有時出火其時臣心崩隕實如斧
斤之落骨矣前說自疏寔出於此必無指斥 乘輿之事亦無
一毫風水之說矣豈賤臣之所慨惜者在於內面之安穩 殿下之
所驚惡者在於外面之跡滿於東蒙稱情綜究耶 上不答批左庵年
譜曰先生本意 舊陵本自安穩石物罅隙亦甚攻排而翼其疾之說
與一邊人必欲遷動 陵寢冀幸有患以傾陷臣及啓 陵先生親
審土內堅燥已知其隧內無故欲發改封之議而拘於情跡終不
敢為異議大哀違仍先生嘗曰地家之說雖甚茫昧驚動掀定之
理亦有難誣者翼冀奏之罪上通于天無一言者可勝痛哉

肅宗癸亥宋相箚曰 太祖之陵初與其學親臣壽並藏而其後與
處至於十二閏之多其為吉地可知 寧陵石物鋪隙工役不善之故
翼我殿楨柟之嘘誘請西流竟至遷陵當初善道有言之世害之
狀金壽興殿諸臣聯名狀一一詳悉矣金壽興與營遷陵時事
宋時烈每有痛迫之情有此仰達矣蓋一邊人謀害士林恐動宸
聽此輩與彼援係也楨方入侍於上之言驟然唱說云人乃以水患為
言故終至遷陵其時臣以摠護事奉審出摹宮建棺處一覆審
隙且無水患衣帶宛然伊時柟曰東邊有水氣臣即諦視則此是次
中深處濕潤所致也既以奉審諸臣聯名狀啓楨柟兄弟有不平之
語竟至激成奇禍矣 上曰予已審知其曲折矣閔鼎重亦達此輩與彼追

集官寧

○二月仁宣王大妃昇遐 六月祔葬于寧陵 ○初昇遐成服而 大王大妃殿服制禮曹以朞年磨鍊旋以大功改付標 以七八月因都愼徵疏 大王大妃殿服制更以朞年為定 禮官受遣 領相金壽興付處 大諫南二星救被竄 宋時烈進詣水原萬義陳疏待罪 見已亥服制議

○八月大漸 上昇遐 十二月葬崇陵 誌文曰 王尊為人主 行高百王 富有一國 節比布素 內無聲色之娛 外無遊畋之樂 燕居冠帶必飭 雖疾病不冠不見臣寮 夙夜勤惕 憂民以上格于穹蒼 痛怛私痛遠以下結于黎庶 兢懍懍若臨淵谷 蓋十五年如一日 此實舉國臣民之所惟心頌以質神明者也 ○行狀曰 甲申孝廟以大君將由瀋入燕 遣 王東還

孝廟之志匡國 王每見日初出輒祝曰願令父世盡返今我得見時 王自言

○王在東宮時有大內養猫熊漸不避 則內侍恐為患請殺之 孝廟將從 上遽言

雖害人之物皆無罪害而先殺之恐非仁人之心宜放諸山也 孝廟喜曰爾之言也 御必無

以饒見殺者爲爾者福也 仍命放 又有內侍造進捕禽花械百般扎帽捕覺之

及即位乃以係所行之路不復近龍床 元孫時嘗寫岡闌隣有寫轎者侍人

啁禁不命曰人在其家安得無憂 宜使之安不可苦也 又有進童剩之盈尺刀

仁祖將知之 王在傍曰一鍬之捕傷人必多 仁祖嘉之 命西郊上嘗送清使

於西郊 立階石上軍卒傳語者奔走之際誤觸至尊幾至顛仆 左右

失色請依律治之 上笑曰無情也 命本兵振其大度放之 幸溫泉時 命

中官金以秋取御藥來以秋使人持而先行渠則進後從來 上怒命

三十日使臣視承旨 施杖於草褌之上 蓋於講 天庭 仁者爲然聞者
感嘆 乙東平聞見錄曰 時闕內有鼠妖 聲聲橫行之 遍滿寢室至近
處色白尤多 觀象監教授金克曉聞而憂之 里臺里者白必有悲
哀則此有變 翌年有 仁宣大妃 顯宗大王 兩国恤 淸風府院君奴所畜
猪產白猪 其冬 明聖王后 薨逝 其後故貴主蒼郞家烏猪產六猪
一純白未幾 莊烈王后 薨逝 戊辰四月 有純白雀巢於昌德宮進善門
啓辰間 辛巳春 南部人家烏猪產白猪 秋 仁顯王后 薨逝 克曉之言
驗矣 乙閒居漫錄曰 甲寅六月 慈政堂池中有蓮花并蔕者 老宮人以爲
不祥之兆而憂之 仁宣王后 因山儀畢 八月 顯宗昇遐 其後己未秋暎
花堂池中有此異 翌年 王敬王后 上賓 壬戌秋 翠微亭又有此異 癸亥

皇明聖王后禮陟又曰監象朴瞮 顯宗壬子間曰近日乾象示變
歲在甲寅當有白衣之會從此以往公卿大夫多罹禍網得免
者尚希矣甲寅二月 仁宣大妃上仙 瞮曰恐不止此八月 顯宗昇遐人於
乙卯間雲南王吳三桂建號改元衆謂燕都朝夕必亡瞮獨曰福德在
燕雖百三桂北燕不亡其言果驗 吳三桂大明故摠兵也挾朱太子
起兵雲南中土騷然時士人羅碩佐上萬言疏請追 孝廟薪膽
之志驅義旅合三桂以報壬辰之恩雪丙子之恥云云上疏不報

相臣錄

右 鄭維成 字德基　人号陶村謚忠貞

領 洪命夏 字大而南陽人号沂川謚文簡清白吏

領 許積 字汝車陽川人賜几杖子堅逆獄賜死

右 鄭致和 字聖能東萊人号基州太和弟

左 宋時烈 字英甫恩津人号尤庵睦翁甲祚子沙溪門人生魁李薦奉朝賀己巳後命謚文正從祀文廟

右 洪重普 字遠伯南陽人号寬任進壯

領 金壽恒 字久之安東人号文谷清陰尚憲孫文魁己巳後命謚文忠

左 李慶億 字錫甫　人号華谷文魁

領 金壽興 字起之号退憂堂壽恒兄己巳謫卒謚文翼

鄭知和 字禮卿東萊人號南谷太和從弟

李浣 字清之慶州人守一子諡貞翼拜相月餘卒

文衡錄

金壽恒 見上

趙復陽 字仲初豊壤人號松谷翼子吏判諡

金萬基 字永叔光山人號瑞石益兼子府院諡文忠

李端夏 字季周 人號松磵植子以通政陞文衡見肅宗朝相臣錄

廟廷配享錄

鄭太和 領相翼憲公見仁祖相臣錄

金佐明 字 清風人號兵判贈領相忠肅公

補遺

李翊相　字衡卿延安人號梅磵玄洲昭漢子　顯宗朝吏判文僖公

申晸　字寅伯平山人號汾崖東江子象村孫吏判提學孫哲魯

金得臣　字子公安東人號栢谷緻子睦玄軒世評外孫清介有氣節顯宗朝嘉善襲封君遇大賊自傷而終能文章有集

南二星　字仲輝　人號宜拙齋龜城在後孫仙原外孫　顯宗朝判書詠島詞

趙持謙　字光甫　人號鴝浦復陽子　顯宗廟副學

李秀彥　字　人號聾溪判書清卅院

申命圭　字　人號遁安堂化堂歛一孫　顯廟朝執義詠島詞子鉒鐔孫思哲曾孫晚悔

尹衡重　字聖任　人號棄棄齋浩子孝廟朝亞長牧使侄楙李

朴守玄　字　人號草堂顯廟司藝

趙威明 字晦汝 人号竹泉 顯廟參判 善書

任元相 字幺輔 人号悟軒 竹涯說 六世孫 肅宗朝禮判 子守幹

李瑞雨 字休徵 人号松谷 肅宗朝禮參 提學 有詩名

尹深 字 人号慈庵 晦齋 瀷孫 肅宗朝兵判 提學 子東貞人

李沃 字文若 人号博泉 觀徵子 肅宗朝大憲

李夏鎭 字夏卿 人号梅山 斗峯 志完子 肅宗朝大憲 提學

李沆 字 人号白峯 少陵從孫 顯宗朝大憲

申善溫 字 人号 笠山 正言

柳命天 字 人号青軒 舍人頲弟 肅宗朝吏判 弘提 甲戌竄

柳命賢 字 人号靜齋 命天弟 肅宗朝吏判 弘提 辛巳削

李萬封 字　人 号竹叟 府使

李華鎮 字　人 号默拙齋 承旨

嚴緝 字　人 号曉悟堂 相江惺從孫 顯宗朝禮清白吏 子芝遂 處遯孫 瑞逺(?)

尹堦 字蒼升 海平人 号霞谷 梧陰曾孫 長州孫 肅廟朝戶判 有集 子世紀 孫汲

朝野輯要卷之二十二

肅宗朝上

肅宗顯義光倫睿聖英烈裕謨永運洪仁峻德配天合道啓休篤
章文獻武敬明元孝大王諱　字　顯宗長男明聖王后以辛丑八月十
五日生于慶德宮會祥殿丁未封世子甲寅八月二十三日即位于昌德宮
仁政門己亥入耆社癸巳以即位四十年上尊號顯義光倫睿聖英烈
庚子六月八日昇遐于慶德宮隆福殿在位四十六年壽六十　英宗
己酉定世室癸酉追上尊號裕謨永運洪仁峻德丙申加上配天合
道啓休篤敬○晬容二本奉安于昌德宮璿源殿江華長寧殿
又二本奉安于璿源殿及永禧殿有三男二女明陵高陽敬陵同岡甲坐

妃光烈宣穆宣聖孝莊明顯仁敬王后金氏本光州領敦寧光城府
院君文忠公萬基女顯宗辛丑九月三日誕降于好賢洞私第辛亥
封世子嬪行嘉禮于於義洞本宮甲寅封王妃庚申十月二十六日昇遐
于慶熙宮會祥殿壽二十癸巳追上徽號光烈 景宗壬寅加上
孝莊明顯 英宗癸酉加上尊號宣穆丙申加上惠聖 誕二女早卒
翼陵 高陽 敬陵 同岡 丑坐
繼配孝敬淑聖莊純懿烈貞穆仁顯王后閔氏籍驪興領敦
寧驪陽府院君文貞公維重女 顯宗丁未四月二十三日誕降于盤石
坊私第辛酉封王妃行嘉禮于於義洞本宮辛巳八月二十四日昇遐于
昌慶宮壽三十五癸巳追上徽號孝敬 景宗壬寅加上懿烈貞穆

英宗癸酉加上尊号淑聖辛巳追慕洞誕降旧基建閣竪碑
御書仁顯王后誕降旧基八字丙申加上莊純 無育 明陵 與大王陵同原
継妃惠順慈敬獻烈光宣顯翼康聖貞德壽昌永福隆化徽定
靖懿章穆仁元王后金氏籍慶州寧敦領慶恩府院君孝簡公柱臣
女 肅宗丁卯九月二十九日誕降于順化坊私第壬午封王妃行嘉禮于於
義洞本宮癸巳上尊号惠順 景宗朝加上慈敬 英宗丙午加上獻
烈庚申加上光宣顯翼丁卯加上康聖辛未加上貞德壬申加上壽昌癸
酉加上永福丙子加上隆化丁丑三月二十六日昇遐于昌德宮永慕堂壽
七十一追上尊号徽靖 無育 明陵 大王陵右岡乙坐
男景宗大王 玉山府大嬪張氏誕生

英宗大王 諱祥宮和敬徵愼安愼 綏福淑嬪崔氏誕生

甲寅八月 上卽位 先是壬午間有謠曰歲起攝提以劉德王二壬是 上年十四蓋攝提寅劉德十四也 九月初四日夜城內訛言猝起人民遑遑轉相呌呼達夜奔避街路愼咽到曉未定是年三月 仁宣大妃昇遐 大王大妃服制初以朞年更以大功改付票七月因都信徵疏仍以朞年爲定禮官受譴 領相金壽興付處八月 顯廟昇遐九郭世楗疏論宋時烈 持平權愭李沃獻納李宇鼎正言睦昌明掌令南天漢等啓宋時烈罷職依允又啓削黜卽允 許穆大司憲除授尹鑴金壽弘掌令除授洪汝河司諫除授判府事鄭知和大提學李端夏修撰李寅熀疏救時烈加嚴批救宋儒生李世弼李萬謙等幷被罪

詳見己亥
賑制議

乙卯正月十二日辰時營頭星自坤方天中隕于西北大如瓶尾長四五尺色黃白十四日午時營頭星又亡自天中隕于北方狀如瓶尾迸散落如火焰色有聲是日午時兎山縣白氣如流星頭大如盤尾如彗星又天動聲如大炮聲始自北方止於東南間殷動移時人家動移禽獸奔鶩盡鳴飛走又白虹貫日○上下備忘記曰孤以沖年丕承艱大之業天災地怪疊見層出貫日之變又出於歲首此乃孤以否德上不能格天下不能得民以至於此詩云瞻烏爰止于誰之屋今日國勢正如此也修省之道可不勉哉求言代予草教廣求直言以補小子之不逮且朝著不能寅協相為攻斥未有甚於延日不可不責勵群工此一款添入草教

别名申飭○疏決時付處金壽興定配罪人張應一門黜罪人李翮
柳之蕃李光廸并放○宗陵守陵官狀啓有啓荒人自陵上来捉
問則自稱杞絕罪而朱紅盤生梨一介文魚一條紫檀香酒盞盃盛
一罨設祭後隱置道床石下問其姓名則稱以救天而剪其髮同僧人云云
設鞫正刑○南天澤李壽慶等各啓宋時烈極邊遠竄依允 宋
浚吉追削不允李惟泰削職依啓教官萬世楨鄭祥龍柳衍明等
以救宋時烈并譴罪時尹鑴為大憲啓李惟泰李翔并遠竄沈
檀又請宋浚吉追奪允之掌令趙嗣基啓閔鼎重李端夏并削
黜宋時烈薦錄七月南天漢李馥絡告 廟禮論推揩如石立異
其論遂止詳見已亥服制議 上引見領相許積等出示一幅圖乃滄浪當頌之一

葉舟也教曰舟無維楫中流遇風必有傾覆之患此可推於君也國上有
御製文曰治國之道有五一曰好學問二曰用賢良三曰納忠諫四曰好聞
其過五曰賤寶貴賢 許穆上釋五事目
○尹鑴疏曰 孝宗大王以第二嫡子不免於庶子之名貶降之禮已究神
人之憤矣但王朝之禮既尊居九五則不論內外之親臧士庶皆服斬雖
母后之尊與天下同其服此天地之常經也許穆尹善道所謂正禮三年
之說足以破宋時烈等體而不正之說然臣謂得其一未得其二也然則
在前孝宗大王之喪 大王大妃之服宜在斬衰三年之科往者不可追惟
大王大妃之於 先大王之服尚未盡正蓋 先大王之於 大王大妃雖若孫服
朞年之列既居君位而履尊位則當服斬衰不宜更在齊衰也大練

之時改服斬以終三年云云領相許積母后之於国君其尊既同則宜服其服
所謂五福之親恐不并指母后言也右相許穆議同尊則服其服君臣
之義雖嚴父子之倫何可廢天子諸侯絶旁朞尊同則不絶不絶
則無斬此喪服之大義也魏晉故事皇太后以此自下為天王斬尹鑴悖於
禮也言此禮臣有管見安敢不盡言傳曰 大王大妃殿服制以斬衰
定行今月十八日練祭受服事言于該曹大臣六卿引見尹鑴与許積許
穆逐條論辨於榻前鑴曰母后亦在五服之中又引馮太后弑其君之
說以為母之於子亦有臣道積曰子無臣母劉侍讀之言是也穆曰雖
有天顯之親未聞父母為親屬也父母之爲五屬斷無是理也鑴曰周禮經
文父母似在五屬之中積曰此内鑴自做之說五禮儀只言外喪斬母后

爲國君斬見於何書耶鏞之意爲長子斬以斬傳重也已傳重者不
可以是班之今若欲以已傳重而增其服則太后之於皇帝猶可增齊
其斬上皇本是斬服則更何加焉今日已傳重服當加云爾則禮所
謂母爲子不得過於子爲世之儀長孫無所後又曰 先王既釐正者釐嘗
年之誤及齊衰三年之正也今若舍 先王已定之齊增至斬衰則窃恐
先王釐正之本意歸虛而不懼哉金錫胄閔熙李堂揆李德周等因
積説備忘記曰 大妃殿服制以爲斬衰磨鍊〇右菴集曰鏞之必主斬
衰之説蓋以儀禮爲長子三年疏説終有窒礙不可爲定論鏞是渠
輩中稍黠者而有見于此故一掃彼此之説創出斬衰之論及積等攻鏞
斬衰之論則其爲説皆用 先生與同春説其少有知識者莫不笑之

○領議政許積爲都體察事募四方驍勇集京師眉叟記言曰穆上疏
奬號曰四方無虞而置道體相開府王城以專制四方此何事也積益辭謝
乃罷未久鑴白上復爲之穆又陳師旅戎制曰臣聞承旨尹鑴疏陳大義
一遏淸議大激言雖得中激則不可匡霸覆是之此天下之大事也大義也大
言也然大所憂者王者之師出於萬全試觀今日我國之兵力削弱不比之歲
反遼國家之大患况虜與我地利長技各不同者乎
○夏竄麟坪子福昌君楨福平君㮒 弔祭勅使遠接使吳始壽回
還奏龍川迎宴張孝禮請譯曰皇帝以先國王有沈痼疾而李大
之識不替受制强臣不得自由故特用異例賜祭二度 黃監尹堦亦見孝
禮聞此言云云 堦上疏白辨其不聞 臺諫論堦誣罔竄之 朝野僉載

日時議皆以爲始壽自做此言謀以擠陷衆日當因亦連及先朝而皆不
敢言 慈殿聞之駭痛 下教曰諸臣曾爲 先王臣子何敢無辨遂命
大臣往詰通官言語所出而始壽憑依幻惑之端露矣已而因男金
佑明論楨柟與宮人交通之狀請其罪尹鑴許穆求對至以究問反
罪爲言因男待命 慈殿驚痛遂與 上夜御宣政殿殿西廡上東向坐
慈殿閉簾而坐閤內召大臣卿宰 下教楨柟事非朝夕之故 先王亦
嘗言之皆有明證於是 上鞫問宮女皆首實楨柟始議勘處
慈殿又勸 上寬楨柟罪楨柟并宮女只竄配已監司吳端吏叅百
齡之子也男挺一挺恒挺緯挺昌揩㨗坪大君挺恒男始壽㨗坪男福
寧君柟福昌君楨福善君栯福平君㮒已眉叟記言曰金佑明劾言

曾母孟母之諭其言甚內庭有間言不悅於 慈殿云穆與某人議事僞德

教李夏鎭校理權愈請對領相許積亦入侍穆曰臣聞佑明上劄 上盍

示大臣而臣不得見之請見其劄 上乃示之仍進曰佑明疏中云云 慈殿

預聽國政 殿下不敢受命帝王之大孝也至於朝夕奉養群臣咸仰 聖

德佑明聞細人讒言上此劄請與佑明相見明辨然後讒言不行中外之疑

釋然矣 上良久乃許之命召問政院佑明不來 上命退夕復召大臣諸卿

金錫胄不進 慈聖出御外殿 上亦以席帷之 慈聖大聲痛哭良久乃召

驚惶罔措 佑明疏中又有福昌福平二公子出入禁中私奸宮女之語前夕

二公子皆被繫明日 上命赦出曰誤聽人言骨肉之親至此追悔大慚 國

朝典謨曰金佑明劄楨兄弟出入禁中醜聲聞外乃使各殿紬紅至有

有子之人云云福平福昌及內人常業貴禮就獄納招備悉昭明判付內信
聽人言至使骨肉至親陷於不測不暇宮闈之痛泣并爲放釋翌日夜對
許積權大運柳赫然張善瀓等入侍上張燈坐閣內有哭泣當入侍
上入內而哭上諸臣更入則慈殿教曰先王於福昌兄弟眷愛不啻焉無
異同氣一日與諸公主區處仁宣大妃私藏之時見福昌與常業殊常之
色恐爲禍根欲爲處分遽爾昇遐予自內窮詰常業則以爲仁宣初喪
福昌以襲斂執事侵鋪衣裳之際潛握其手又於發引輿排設時傍
小紙盡道相思之情終未見還云貴禮水母也福平每索茶水仍握手而
戲殯殿後移殯時會祥殿月廊侵逼見淫云此等事先王及予所親見
聞而主上幼沖不知予恐宮闈不嚴累告父親有此陳劄主上自幼與福昌

情厚不以予言若是乃以信聽人言陷於不測爲言此予痛心者也積曰 慈
教明白更無可問當決棄取捨矣 慈殿曰處置宮祀可也已蕙江閣合
曰甲寅以後諸福與清風金佑明反諸南交結曰深至於潛奸宮女潛有
不利之漸 明聖雖知之清風不應未如之何時有許頲者卽 仁祖龍潛時
人許啓之子而長安大俠也一日突入清風家曰吾外南內西也與公爲偏
論可守 仁祖氏吾父之別交也 仁祖之子孫與吾父之子孫乃世交也子孫卑
弱不謀朝夕吾是以憂之仍涕泣滂沱清風聽之句思 聖體幼弱多
疾且無兄弟親子姪諸福福男日與相結遂感悟卽入白 楨槤交通宮
禁狀仍因楨槤杖宮女宮女自服時諸南以清風誣服宮欲殺王孫云
而有反坐清風之意 許積以首相入告諸福曖昧清風誣告 明聖在帳後大

鼓痛哭叱曰汝敢以吾目覩盡為朦昧耶 積惶恐失措乃請罪諸福而出

明日尹儁洪宇遠啓曰管束 慈殿不使預政云管束二字極其危悚故

出世之字改以照管動靜矣 趙賊嗣基至比於文定王后若使此輩遂延時

日則安知不有幽廢之事耶

丁巳因旱求言 右相許穆請世龍妻許令任便居住楨柟以周禮議親之

辟請寬故 上命赦之 幼學朴憲疏宋時烈敢因檀弓免子游衰之說外眩

人目內實有所附 及尹善道徹露其心迹而趙絅柳世哲疏中益彰其凶

計自知終難掩覆陰嗾鷹犬請楨疏請按律欺蔽 天聰至於嘉明

繼照之初又蒙恩顧之典則以為又可試於幼主乃曰 先王之所以照其肝肺

者必由於數三公子倡為陰險之說以為打網之計及 聖明炳燭渠遭竄逐

則飛謗百計窺覘內外內以驚動 慈聖之心外以疑惑 殿下之聽及至楨
柟等自陷於罪則又欲乘時搆誣以售前日之計時烈不欲歸宗統於
孝廟而使 殿下不得為宗嫡之主其心不可測云云許積掏曰濡跡乃指
聖上以德有所愧怩甚臣以先探 上意欲離上下之愿逞必疑之計此何
意也至於先王照其肝肺必由於殿三公子之說豈敢設疑之甚乎又曰肆
為潛通之說經加於 慈聖之尊其為不敬有非言及 乘輿之比也此人經
於文華業亦不成採云招致政院使著文字則事狀必露矣 答曰濡跡
陰險不覺驚駭將欲究問 慈殿以諺下教藥院曰生固無益之人至
今生存不忍聞之辱及於 先王此以予之故貽害 主上聖德者多只欲速
死而歸承旨李弘淵啓曰朴憲依輩子列坐於庭下出題以給不但窘

作甚矣以代括毋上書爲題乃抑入渠而前疏渾合爲文大臣所謂短於文
者似實矣傳曰昨年 先王親考禮經釐正大禮豈有三二分子論於其間
之理乎況内以驚動 慈殿之心者尤極痛惡拿致指嗾與製給之人鞫問
以啓承旨趙嗣基疏曰 慈聖之所未安者在於妄進疏之一朴瀗則雖置
重辟不足以贖其罪也然後及 先王 慈聖者其志蓋言外間造言傳說
者之無狀非敢自欲非毁 先王慈聖則與誹謗者有罪也若一向重治
則徒扶外人之非適足以歸惡於 慈聖也傳曰趙嗣基以人子不忍當之
說加之君上營救危險之人削奪官爵 判府事金壽恒疏畧今日朝廷
論時烈之罪以執國命作威福爲罪案至曰人主不敢正其罪向者臣雖以
強之說發於北人之口君臣上下莫不憤痛將有誅逐之擧旣曰臣強則主弱

在其中也其時 慈聖敎曰 先王於此果有一毫近似者 慈聖所以痛恨
先王之受誣者亦在匡强二字矣人臣之强孰如執國命作威福哉然則
今日當辨之誣不在於異國而在於朝廷之上矣又曰金佑明旣進只是至誠
憂愛之餘 殿下受而自反亦察其無他至謂各致而庭詰有若對治鞫
問者然此何意耶易之家人象女正位內男正位外其下文曰家人有嚴君焉父
母之謂也視此則男女內外之位非母與子之謂也以此援諭固已悖矣至於
不貳過之說亦非臣子之所敢出口者指斥 慈聖之過於 殿下之前是何分
義猶且假借曾不敢斥如朴瀗輩固不足恠也所謂內以驚動 慈聖之心
者其言大不敬未知何人以何說驚動 慈聖也不可不嚴鞫得情況 慈
聖下教有非臣子之所忍聞者而趙嗣基之凶然挨號至於歸怨 慈聖悠動

君上可謂無忌憚之甚者嗣基被遣之後右濕之徒計可少戢而百計營救至於合辭請釋謂為濕地則至矣獨不為 聖慈之地乎又言楨棟事

答曰疏中所謂徒急於時烈不知其言之侵犯於君上云者尤極驚愕又曰至有勸 殿下以照管 慈聖動靜之者尤不勝駭痛也是將欲離間予母子宗母子之間人所難言況以萬萬不近理之說詬辱君父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且楨㮒事雖有罪久竄遠地 慈聖特欲放釋仰體至意返之京第楨㮒所犯不過持身不謹而已時烈身犯一罪卿反伸救一罪之人欲使我骨肉之親陷於不測之地卿雖急於救黨何面目復謁 兩廟於地下乎大臣如此乎實痛国家之將亡也大憲金徵正言李端雨持平李沆司諫李沃等合啓罷職 答曰金壽恒忘君負国之罪不可不屛諸四裔中道付處合啓還

竄依 先○在庵年譜曰自慈聖處置楨樺等事五徒忿懟具意
慈聖保護士類大忌之乃生弘賂計鴆勸 上照管 慈聖動靜字遂疏
論 慈聖痛哭事以為事不貳過妻慶構疏請 焉 慈聖異宮疏未畢
上而傳說喧騰朴淳者疏侵 慈聖金公劉辭被竄然五徒之計賴以少阻先
生寄詩曰一柱亭亭獨立時狂濤怒觸未曾欹歇休言東魯斯文盡意顯得
千秋永賴之○朴淳情厚宋時烈等以為己亥議禮之後尹善道趙絅柳世哲
諸人相繼陳疏終不得請而 先王晩年自然覺悟必有數三公子出入禁中之
相浸潤之致云云愚意竊以為渠何敢做出浮言以累我先大王之盛德乎書其
情態欲為言上達文短所致指語未瑩某政令必由某宦侍之說須聞鄭維岳
之疏雖不在傳旨中偶語抑人云云判付內先王親考禮經可質神明有若先

王邀然不知此必由於二三公子之說豈敢有加之於 先王之匪子至於某政令乎
由於某宦侍之說危機逼測各別嚴刑拘問以啓右議政許穆劉瀗敢以閭
里之說上聞 天聽語犯慈聖罪固罔赦二三公子浸潤之說政由某宦侍之說雖
瀗慌㥘失對實非瀗自做說以此罪瀗亦寃矣吏判尹鐫疏瀗者公府
人也其言謬妄退之可也斥之可也乃治之如臣奸大盜于國之紀者過也又曰趙
嗣基闔外間詭言之罔極歎一言陳告於 聖聰辭不達意若以是謂之惡
動君上臣知其寃矣工參洪宇遠疏家人云云又曰不貳過之言只是微有
差失之語比顏子之常乎聖也臣愚犯罪以此望於 慈聖實出於鍾鐵
之患今乃斥之謬妄臣不覺氣短而心寒也○朴瀗刑〻次不服判付内特為定
配○六月尹鐫嗾鄭之虎又以權正邦禮告 庚事復於論特進官李元楨

筵啓請告廟曰若不殺罪難以告廟 有何難云〻 判中樞鄭知和知和則只行告
廟不必加律萬〻無理之說云〻 領相許積曰告廟不必詳細 上從之 左相權
大運右相許穆等連請趙嗣基李鳳徵柳命天等疏請儒生李濳蔡□
胤等并疏請 上終不允 見已處服制議 尤庵年譜曰告廟之請其意不但在於宋時
烈將并殺議禮諸臣以及國舅仍以上及坤宮尹鑴倡率七百餘人上疏痛陳
之封章之語爾也市民輩為之掃除街路加額稱嘆云 其徒力請遠竄尹
憲卿等殺百人又疏辨被罪初許積等陰結楨柟而國舅金萬基及金
錫胄兩人畏忌而不敢遽動謀所以離間東朝動搖長禍穆建親耕親蠶
議蓋親蠶則當備嬪御欲進擬昌安以圖壼位既備壇墠忽大雷雨蕩
裂 上震怒事遂從寢 又以禮論疑宋時烈國舅次第就戮可及於國母

使鄭之虎從告廟論國舅與議禮諸臣并待命積愆白議禮之臣並有
罪比之罪魁有差待罪不當矣金錫胄入對曰昨見李元楨極言金壽
興待罪之非臣則以爲不然矣人臣罪名關 宗社則固難容貸既承告廟
論則安得無待罪○前後論啓尤庵人李元楨吳挺緯鄭榏趙嗣基
沈檀柳命天吳始壽睦林儒裵正徽李華鎭崔文湜金儁相趙祉錫尹
以濟睦天成權大載李湜金謥權諰李寅賓閔黯李瑞雨俞夏益李守
璣李沃睦昌明金徵等及儒生則黃儼薛居一朴之憲盧灝蔡濟泓李碩
徵李震益李在憲薛圭傎趙守善許悚李渟等○前後救尤庵人判府
事鄭知和兵判李尙眞大成南九萬修撰任相元承旨要傎豐陽君張善徵
校理尹趾善修撰李宏燮司藝金益廉教官黃世楨掌令趙嘉錫校理崔

偶說兵判金偶曹等儒生則李必益李世丙李萬謙李震栻朴來斗鄭祥
龍李萬亨柳必明李永馥羅重佖尹憲卿尹櫶尹夏柱蔡河徵李東亨等
見己亥朕制議○十月增廣會試應辨所以試官意啓曰以羨庚不如惡在出賦題則
良久後舉子輩半起立此題不可製請聞門出去問其由則答以大律有觸爲
言不必改題明有事目而不得已改題敢啓右相許穆疏曰左傳引證事以捨
長之第爲非也今非貶 先王蹕正之志其用意抑又何如也判禁閔熙請對試
官幷嚴處 旨曰朴崇韓以最末試官指摘長立少之文極爲痛駭邊遠定配
試官李正英李弘淵尹深睦天成金總李華鎭等睩不敢察幷定配監
試官柳廷輝申學削出會試罷榜○試安紹學鄭東喬疏臣千里赴舉見
試題不勝驚愕時烈眩亂宗統 殿下從關告 廟之典黨惡之徒探視聖意

窺覘多士前之權斗紀以大哭明倫堂出題鄉鮮令之朴崇輔以美疢惡石揭題會
試既試於一道又試於一國倡前繼後罔有紀極云云
戊午冬命兵判金錫胄司直李元楨巡審江都定築墩處四十九所己未三月命前
水使李僐領諸道僧軍築墩臺於江都有人投書曰今諸公下令軍中急督
入城之後照顯之孫臨昌君即慶安君子時在安東坊真聖人也宗統也今日朋黨
之禍以宗統之失序也諸君若立此君為萬世之功云云僐送其書於兵判金錫
胄錫胄上達命搜捕先是生員宋尚敏倫述禮訟始末作一冊子悉陳隱穆
等奸狀鞫問杖斃至是大諫權大載司直具崟正言李玄錫執義宋挺濂
掌令趙祉錫持平裵正徽等啓以門徒所進之冊子江都所投之匿書若合
左契時烈之奸肺畢露矣請移絶島嚴加栫棘以折奸萌依啓移巨濟權

大運啓時烈必有徒黨往來之交通路由統營嚴飭統使把守譏察俾子孫
奴僕亦不得出入云○許積啓一種邪說來意使兵判金錫胄作爲禮說以爲傳
布之意曾已定奪爲錫胄此禮明極明邊可以破時烈四種之悖說速令憑考宋
尙斂所陳冊子一一打破曉諭中外 上曰推鞫究覈後數進可也○庭鞫李儁刑次
不服李廷彬刑一次不服○慶州出身李仁徵捉得出入李有湞刑次承服有湞
子弘道徵川弟有信刑四次承服同黨究問壓膝有湞弘道不服弘植刑二次不
服弘武刑二次不服李儁物故有滉特爲島邊配弘道弘祖依法處斷其餘株連施法
有差○宗室昆炟煜熀城兄弟安置濟州○傳曰李仁徵同知擬望有湞田民仁
徵處賜給○許積啓賊既定法不得不告 廟須教權大運吳挺緯李元
禎崔文湜鄭檻趙祉錫睦天成合辭請之金錫胄曰既已治逆則告 廟應

行之典矣 上曰舉行權大運曰須教大提學金錫胄當製進 時烈輩所倡
宗統嫡統之說釀成此禍之祟指辭宜矣 上曰依此爲之 傳曰宋尚敏逆律施
行既下教矣子孫族屬應緣坐者並禁錮可也 告廟文略曰自己亥奸臣
乱統以嫡爲庶以長爲衆敢引四種至引衰免貶降尊就不可忍 皇考
斯統痛據禮正訛顛甬小子 先王是承屢亂臣混典禮乃明顧彼稔惡
不小悛改令慈有湞乃其羽翼換書逆儻滿紙凶言既有内圖且要外援
誑誘偪徒指日犯京幸賴默佑罪人斯得云云 權瑎製進 ○須教文
畧只緣大憝之罔悛以致邪之益熾彝倫斁絶俗爲無父無君之歸履
霜堅冰固非一朝一夕之故久矣黨與之煽動果然逆節之釀成 此三句李夏鎮 權瑎等所製
逆賊有湞就島將而爲糧賫借外援之勢托村塢而接牌肆縱内圖之謀

拚援近親而欲移乎宗祊祖述謬禮爲亂於邦家帝王宗統之莫嚴乃敢謂之
失序城闕稱兵之不足又輒謀以不軌至欲加害於諸臣乃其逞凶之餘乎已將有
湏依法正刑云云。大諫崔文湜持平李漢命獻納李華鎮等合啓宗統失序非
有湏之言乃時烈之言也今已告廟請時烈按律柳命天沈檀吳始壽等劾請許
積權大運閔熙睦來善許穆等連請甚啓凡五十七度 上終不允乃停○嶺儒
李顯命等疏時烈以告孫立子譏 仁廟冒嫌受國貶 孝廟飛書謗上絶
顯廟云云○時把子壓橋掛匿名書曰南黨凶獨西類怨恨人心離散國事無
律宗社危急矣天意未定又曰大變已迫於初九日又列書西人爲謀逆其下有北
部私奴居昌提之之語權大運啓云徒將縛者豈欲使國家知之不過怨國之
徒爲之而師期在於明日云其書居昌者跟捕次直矣後捕詰居昌其事歸於

尹儁門人李煥煥就鞫承款儁上密劄救之許積等雖斥煥爲奸惡而終爲儁庇
護其事處斷於是人皆疑儁之斷處㖃也儁上密劄曰昨日掛書即一告變事因之大
事不容後視也乃其不出於晋王氏詹懷光子爲國忘又安可知也急方應之之
道大修營備設危衛李如唐家故事以慎危疑凡榜中所出諸臣將兵在職
者即易置之待其事之究竟幸甚又上密劄曰竊聞大臣以泛還各書陳達不
欲上取覽上問誰某在書中而亦不對云云此是何事乃若是也至於將兵卒
典宿衛鎮嵩輔之臣亦不改易使之晏然在職且豈宜使名在書中之人按其事而
究其虛實乎願即命政院謄上榜書特使指揮方今奸人潛伏國勢危急
宜默視深察斷而行之抑其書中有忠孝歎而不忍其親之忘今若果能分
告不坐其族之志榜示都中此亦顯忠除奸之一事也朝野僉載曰此而劄之庚申

命下鞫麗鴻以爲有罔測之變請守宮城又引武忠衛事請遣公卿家又以爲湖西地
緊遣千餘人請密諭方伯譏察蓋恐動之計也時又有湖西儒生蔡命夏李彦
等六千餘人疏以爲越海捎寇指日犯闕放火宮城又以爲逆黨滿中外不知何限湖西一路
已過半矣云云 ○ 許穆劄論許積罪 上亦嚴批 穆出城 朝野僉戴曰初許積尹鑴
等密議假托大義設禮府於積家園邊積都體察兼總兩局旋罷再設稱道
兼管內外締結柳赫然設置私兵出兵庫不從日夜謀議又廣募力士窺 上動靜
詗察朝紳積有孽子堅藉其父勢放恣無忌掠人妻妾畜之家內憤其妻妬將
手殺之并驅其妻之兄名因男金佑明妾有折臂毀傷號哭載歸人言藉甚若鼓
誰何尹鑴亂斫三角山松千餘株營屋材人莫敢禁左尹南九萬上疏極論之 上驚
駭令嚴鞫堅乃下獄鑴亦被毆積疑懼大運等請竄九萬判樞許穆劄令領

相許積權位既盛締結戚里以爲形勢宦侍貴近結爲密客伺上動靜以爲迎合
其庶子堅所爲多無狀莫之禁因南九萬之疏疏事始發而專擅之九萬竄
堅卒無事門庭如市賄賂相續云云 上嚴批又下聽人指嗾使之首實之教穆再劄
待命即出國門右相閔熙白 上竄權大載權愭李鳳徵李沃等四人 傳曰大諫
李夏鎭敢以追配爲過擧而托以爲儒賢請留隱然伸救罪人分明護黨眩亂
朝廷出補晉州牧使許穆劄請以鄭太和議禮黜廟庭配享至是還配而夏鎭
疏論故也 ○庚申三月備忘記曰鄭危溢日訛言沸騰輦轂親兵之將不可不屬
之至親聟之光城府院君金萬基除摠訓將即日受符申汝哲爲摠戎使亦於即
日受符柳赫然訓將姑爲解任又 教曰私意大行注擬專用一邊奪判李元禎姑先
削奪門黜領相許積左相閔熙右相吳始壽等辭疏并許量移罪人金壽恒放

釋 傳曰金壽恒爲領相左賛成尹鑴甲山圍籬安置 ○許積庶子堅宗室楨柟謀逆
伏誅元楨積爀然賜死并誅台瑞等時鄭元老姜萬鐵李元成等因金錫
胄上變諸賊伏法倡旧義效忠炳幾決策保社功臣六人金錫胄金萬基爲元勳
○黄江問答曰諸福諞堅 主上不違則使我爲嗣兵判汝矣堅嘗祭天爲抃清
城密知其機遂成獄 ○光城謚狀曰甲寅庠奸以鑴積爲領袖楨柟爲奧援老寬
左齊山謀潛滋最忌公及清城必欲去之丁巳建親耕議蓋親耕則后親蠶親
蠶則當惟嬪御欲謀進吳挺昌女以動搖長秋又擅擇戒日天大雷雨 上遂不
行親耕既不成則告 廟之論又作欲加律議禮諸臣因以危逼長秋 上竟不從
告 廟之議戊午積以其黨擬御將 上不用積子堅奸媥良家婦女驗治得實
其黨反其獄積乃大恐父子潛謀鑴元楨請設體察積統兵權召募壯士置

麾下訓將柳爀然以積黨受堅旨設伊峽屯兵又制胡服詐甚叵測楨柟兄
弟與宮人淫得罪遂怨 東朝其母黨挺昌等爲羽翼見 上沖年多疾
乃覬覦非望置王者服使術士鄭元老崔晩悅爲望氣之說以惑人聽柟
與堅萬鐵等歃血同盟因有滇凶書請加罪屯齊 上從之庚申春堅柟
等謀反益急伊峽兵指日將起清城欲發其機公勸以勇决而事未及發
積以迎其祖謚設大宴將邀公及清城即席而害之仍擧大事至有伏甲
置毒之說子弟交諫公無往公以爲吾兩人俱不往彼必疑之遂與清城議請
城稱疾公赴會是日大風雨公到積家風落帽傔從失色公入座酒初擧召
俾急至公起赴闕坐中慌角或勸積請對視變積未决 上下教曰以光城府
院君除訓將即日受符是時積等膽破凶黨太半散落俄而元老萬鐵上變

以後清城居衛宮城柟堅萬松等承欵伏法元禎爀然賜死從命錄勳以為

一等以考終後三年時事大變群壬削勳甲戌　上大覺悟即復勳○尹鑴等

拿鞫受刑四次賜死○頒教文略柟楨柄臣之逆謀藉其權威煽惡積之危

奸通王錄議文成約誓鷄血瀝盃觴之間家置玉章玉帶兼日月之頂幸寡

人之有疾將歎何為請天命之在身事且不測楨則當其淫穢于後宮已有亂逆

之先兆姑宥以遠竄屈法而伸恩旋召而還寧悔罪而悛惡豈與根滿於

中外犯上之凶心初萌推戴互及於弟兄自中之爭形已著至於逆堅之穩

惡實荷父積之弄權貪淫黷貨奚啻世蕃之挾嵩驕恣騁妖殆甚

撤聲憑賀自知王誅之必及於已因交宗戚而力為之謀先布腹心大福將

邀於後日私定指目之言已播於群聽激動卿紳犯怨戒而復體存其合

驍弁啗金帛而作家兵藏伊峡圍東之私屯乃敢指揮於老將設胡服劫咸

之隱計頑議驚惑乎愚氓权衆臣一二人欲脅迫而威衆選力士數千輩將邑

衛而入宮視其首尾布置之形殆乎時疾猝急之變云云臣將逆賊柟楨堅台瑞彭

松景赦等正法云云南九萬製進 八月李元成追告獄成挺昌元老萬悦佐洙

追勳金世勳等初鄭元老以星命之術為堅柟密客金萬基素與元老熟

畧聞其端緖言于清城光城詗察元老窮而欲上變猶豫不决益勳激之使

因申範夏發言反定切以益勳只錄別單陞拜右尹及李元成進告逆節尤

著以別單五人李命師金益勳趙恭尚申範夏李光漢等並錄正勳 鄭元

老指丁巳年間矣身與姜萬鐵會于逆堅山亭堅曰南人早晩必敗他日世子誕

生光城淂志則如李選金萬重輩將奈何南必敗矣 矣身曰吳挺昌女將為

進入之說勢若如此何進入吳女乎 坚曰前日揀擇時吳女容色甚美自 上有
嚮意而張大妃殿以爲今內殿爲善故吳女不得被揀而柄指事已已無欲圖入吳女矣
萬鐵曰如此南勢固矣 之身曰必進入吳女於後宮則其女素美若生子則固以可
成廢內宮之機事矣厥後以此等說言于申範夏範夏曰此說固好而當初
南人黨以告 廟殺時烈然後以逆獄處置光城則其事易成矣 之身即以範夏輩
之言傳于坚 坚曰此事其家大監必不聽不可爲云云 體府復設事矣 身主謀使台論
激動元楨鎬以至復設云云 元老則三次更招以逆黨罪光城之說 之身則非範夏之言必矣身
果造謀言及于坚而範夏則與光城家有嫌故并前招推諉於範夏云云 鞫廳大臣
引見時右相閔鼎重曰今以獄情見之曩時之人欲告 廟者不專出禮議也以此見
之宋時烈之尙在罪籍臣所未曉也 領相金壽恒曰告 廟首發論似不可不罪矣

考攷院日記首你人李沃極邊定配兵判金錫胄啓臣於有禎並刑後換 敎文
即從江都李華鎮輩添入數句故臣既陳矣且告 廟祭文封上函書之李儒
戕儒又復推及宋時烈以爲賊魁直以渠之肆然濤張今若追論告 廟論之則
此人不當漏網矣於音尹趾善曰不可不處分矣祭文裏述其時廷議權瑎極
邊遠配 傳曰修撰李師命疏發本塞源語極明決尹善道 贈職罷收
先是吳始壽追白以爲李惟泰有新禮說云云李惟泰蒙放至是疏云云
上曰今視惟泰疏時烈之志亦是世異者於惟泰特爲中途付處旋命全釋陳
疏定配一并放送宋時烈贈職 見己亥服制議
辛酉吳始壽拿鞫賜死朝野僉載曰乙卯始壽憑藉濤議白造凶言庚
申始壽等敗已竄配至是臺請設鞫鞫問於根光全使北青間諸譯張

孝禮答曰吾嘗戲言朝鮮兩班臭强未受制强臣之語今拿來於奇异其
時譯輩鞫問諸譯皆言當時皇帝以 先王至誠大事故別為致祭及孝
禮有兩國兩班不善之說此外未他言始壽抵言譯官朴廷蓋安日新同來傳
臣強之語卒未有以始壽作證者鞫廳大臣金壽恒等以為始壽情狀敗露且削
訊而嘗為大臣各有所處 上命賜死譯官朴廷蓋島配
許積字汝車陽川人號休翁識見明透精神過人受托孤之任國家倚之如柱
石鄭陽波宋尤庵諸公亦皆交歡及年老志衰為惡子所誤惜哉堅既誅積出
郊待罪有人曰速捕將及公須自裁積曰吾有惡子法當連坐歎免頭誅仰藥
先死非所以敬君命也仍飭奴輩曰堅伏法之後慎勿收屍任他烏鳶之食以謝吾
罪又為持平時路見年少常漢所着如貴公子捉囚將杖之門外有外聲語看者

拿入問之則乃被因者之妻而其服色又如王家女余即猛杖而斃堅生之日
夢有老人來告曰汝恩甚年殺少年人夫妻事乎童騃無知之見何知法理
罪其父母可也而使獨子獨女一杖并命非所以享福之心也天以是降罰生此惡
覆滅汝家余覺而悪之初不欲舉而未決矣以筆涉虛誕不敢向人說道
今始乃符皆由余積在躬而事皆前定奈何〇遣問係曰許文積以首相
所得恩賜皆歸朋友官府出接濟親舊待以舉火者百餘家爲郡體察使
門闌如市閭相熙詬余謂曰許公行誼過人最是雜家盈門此必敗之道也
盡言之余曰台何不言使余言之閭曰許公服台台誠開口則勝吾言也余曰
我是床下拜安能動其心乎閭嘆曰吾不能言台亦不肯言將見其必敗也後
果敗〇鄭陽波一日出外還愀然不樂二席夕食子弟請曰神色甚不平無乃

有愆虔守曰否吾見汝輩而來矣入外舍無有人別室寂然開其戶々傾納

拳睆頃汝陽方粉面黛已治粧對鏡余愕然還閉而出須臾汝輩出來余曰

何事汝輩但咲而已此幺多才能於天下事大小皆嘗試之然作女子態則極奇

晏喜粉面不得保況自名朱粉乎今作此客必不得良死平生故人將遭此禍

心豈平乎食豈不咽乎○許積既死籍其家財以第舍賞告者元老既入不

久許相或見於夢或見於白晝毆打元老元老病又殺元老子元老惴恐出

避云

尹鑴字希仲號白湖大憲孝全子聰明有感名能文尤庵初與之親後々

吏判時擬進善乃鑴改理氣說改中庸註斥退栗尤庵以為斯文亂賊絕之勸

美村絕之美村與鑴連婚故雖云絕而不絕及美村歿明齋請墓文於尤庵

而并送其父臨歿擬與尤庵書與希仲共濟國事等語尤庵恕其不從鑴作
碑文事用朴玄石狀文明齋怨之遂成懷泥戰 己亥服制鑴引儀禮作尤庵善道
穆徒之甲寅尤庵栫棘鑴爲吏判庚申鑴受刑賜死巳巳柳命天閔黯等訟鑴冤
尹善道字約而號孤山校理衢曾孫叅贊毅中孫 仁祖科叅議贈吏判追削
光海時以進士疏論爾瞻罪並受柳希奮意謫行到洪原妓趙姓勞問尹
詩曰吾事固非時汝知吾不知讀書不及汝吾乃天生癡 顯宗朝以叅議
附鑴穆論作禮說疏譏尤庵被栫棘 又過洪原趙妓死而其女出見尹次前
韻曰重來亦一時心事有誰知娘子忽爲歿無人論我癡 趙絅洪宇遠權諰等
疏救 東平聞見曰 孝廟在鳳林邸時學於師傅尹善道仍問處世之
方善道曰公子王孫芳樹下清歌妙舞落花前豈不出名作乎善諷諭

臨也 孝廟嘗語于諸駙馬曰當日善道爲我而言余之警惕得力多許
穆旗基碑曰公二十六進士當光海時疏言李爾瞻朴承宗事竄慶源
仁祖反正公居謫十三年而返戊辰爲大君師傅癸丑登科爲文學 世子家飛語
尹善道將不利於世子公卿亦棄去丙子之亂聞車駕下城入海得小島居焉不
赴同徒配周年罷還及 照顯卒置三王孫於濟州己丑 孝廟即位時烈浚吉
以伐胡復讎 上嘉從用事公上疏寬赦王孫事 上召公入特拜掌音諫時與人
論丁酉召至京師拜工議浚吉追誣鄭介清事毀其詞公疏亦時議指爲邪說
公遂罷之明年 孝廟昇遐山陵事卜吉於水原時烈浚吉怒曰上山大事不可專
聽善道遂改卜公私謂曰後必有遷陵之處後十五年山陵内崩改葬驪州
前年 大行慈太后當服長子三年而宋執禮而不正之説降以爲朞公疏言

嫡統宗統慷慨痛切於是以諸臣 先王請擬律 上命擬置三水玉堂
俞棨白 上焚其疏判樞趙絅劉言焚論礼之說絅削職公加罪難闡校理
洪宇遠疏請寬釋宇遠禁錮乙巳移光陽後二年特釋之公既放出仍
入海行吟有山中新曲漁父辭入海五年八十五歿 顯宗十三年歸葬其明年
復官爵及上即位召用論礼得罪者諸臣烈安置北邊有李有禎李
烈臣濟國難者臣死削奪公當追爵議政而議政積降吏判謚曰忠憲
上之六年積敗死烈諸客復進烈復爵公削贈謚自公入海老人歸之四
海翁比于剖心伯夷餓死屈原沉江公窮且益堅至死不改其見義守死一
也男仁美進爵獻納 仁美子爾錫特除尼城縣監
許穆字熙和又文父陽川人號眉叟贊成磁曾孫林白湖悌外孫鄭寒岡

遠門人逸堂合　肅宗乙卯一年內擢右相纂法天下所著有記言二十卷行
于世記言自叙畧曰穆生而有文在手曰文自字曰文父眉長過眼别號曰眉叟
五十成文章始仕　孝宗元年時五十六以耆工正郎召持平明年陞掌令時宋時
烈浚吉甫方用事首言伐胡策勸上聞遼左之役公上玉几銘諫用兵事也
其銘云云　上賓凡喪禮皆出於二宋五日而不成斂逾月而不成殯穆疏言之
又以　大王大妃三年之制上疏爭禮其疏云云又進喪服圖仍復上疏云云於是二宋
怒斥穆為三陟尹善道上疏極言政院不納目之以凶疏以感怒　上怒焚其疏善
道竄穆又三作疏以疏無益不上作臣體傳重說其說云云三年罷官歸漣上
時議立啓聖祠非禮之祠也作祠說凡六百餘言其說云云甲寅八月　顯廟昇遐
今　上即位以先王末命首正鄭禮告巳時烈竄穆以大公召被召一年五遷至

右議政時領相積專國政已三世尹鑴已著名於　孝廟時至是乃出言伐北事致責用穆曰妄意天下之功不顧國家之大患將殺人忘國而不計者鑴不悅穆年八十乞退乙卯夏　仁宣大妃練祭從金長生之說小祥後上食有哭之議穆上意云云以領相金長生議亦不用僞不言大王大妃爲孝廟當服斬以重尊君之義也穆上議云云領敦寧金佑明上劄言曾母孟母之喻終內庭譊說於是中外大疑穆白上云云佑明大言二公子私好事已下吏　上命赦出云云子首相許積特拜都體察使募四方驍勇集京師穆上疏築仍言四方無虞而置體相使之開府王城此何事也積遂辭謝乃罷未久鑴白上復爲之時有告廟之議既正邦禮凡事必告禮莫大焉沮遏之論曰張事竟不行穆作春秋議云云三年天大旱國名對進言世龍之妻　孝廟貨以不絶禁

不過私親將三十年許令任便居住聖德事也楨枏犯罪固不足言周禮有八辟其一議親親之辟也寬赦不及於衆庶而仁愛不遺親近何也 上曰世龜之妻 先王亦欲釋之未果楨枏等久竄遐方 慈聖亦惻然此皆赦之四年夏有李柳事 上劄曰臣見判禁金錫胄言可謂明慎無阿私何人言之云耶也臣恐朝廷之禍自此無窮也 未上錫胄已謝病不出始壽代之繼而有堅事而前年穆謝右相居西湖至是謝病歸已 未尹鑴言魯陵復位事自以為大義專致書亦欲 上劄言之復書曰頃年作成三間屋於西湖僕聞之稽言六臣事固是非之不到而立廟則不可況此事何事也復貞陵事與此事體也 先王之放置 太宗於何地也穆歸田里一年聞京城戒嚴有江都之變穆急至京師變定然後乃歸臨行疏頓相積締交戚宦事其孽子與事時

烈告廟之議不行事江都賊書即不上聞事　上怒以爲聽人指嗾含之首實移劉臣之遠
言國人所共言者推諉也人臣死不爲之席藁請命即出國門右相熈白　上寬權大載
權瑎李鳳徵李沃六年夏有上變事大獄起禎柟積鎬皆死而烈赦還
烈之諸客金壽恒閔鼎重俱名人爲三公左相鄭知和謝病不出穆年八十六以論
事不容於朝歸私第一年國以罪黜私嘆曰老人得於澤研易澤水困象曰澤
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修經禮自邦國王朝之禮士大夫禮附焉著經說東
事二書自序成又有續編作記言以自省云○左庵語條曰眉叟集李
适兵敗處非一二此則其志非在他直坐人事板蕩而然耳汝立則前後舉
疏輒曰鄭汝立上變事起不稱謀叛事覺此則有志也　眉叟送兄亭以薦
陞掌令號覘雪○東平聞見錄曰庚申積禎等四五家皆籍沒己巳接籍還

給甲戌後又按巳巳罷遞之籍一一罷遞徵書吏金貞立大言于衆曰朝家既宣達
給典貴資生乃其勢也當從方今見在物殘入而六年之後按籍罷遞徵有在
我賊贓者然西人士大夫何無一人識道理也至欲陳疏覓疏紙不得而止云感異篇
又曰一公子大起新第駱峯下自其始後有鬼異及落城其異又信公子使奴燒
庭駐逐之公子得病往傳鬼語曰必擇良材好構之連為三貴家後為諸貴人聚
宿處云庚申公子賜死二家歸勳臣撤移啟構時亦鬼有異巳巳勳臣家遺橋
又為時宰啟構鬼異又作時宰死於甲戌毀其家移構都摠府為輪直所聞定
漫錄曰庚申後南人或竄或死亦多府個參判李堂揆平判書俞夏益挽
詩曰親知盡指黨人存半是三危半九原惆悵人間餘老物廣陵殘月又招鬼魂
語悲楚巳巳南人復秉政金相壽興壽恒俱謫中二病卒季有後俞其伯都正

壽挽李判書翊相詩曰牢落人間後死悲更無餘淚及親知青山好葬如君
少宜向泉臺作賀詞令人墮淚其時南人卿宰卒叅判李端雨挽詩曰可憐今
日事不使此翁看可想伊時悲怖欣快景像矣○東巖漫錄曰庚申後南人太平
諂附時輩其中甚者朴慶後休卿許瑋玉卿金鍇相臣卿時謂之三卿又添趙祉
錫善卿金一夔舜卿合爲五卿取音相似譏其倚庭往來也又有二妖三勞而言
李玄紀沈季良爲二妖之者承媚之謂也沈宰李玄錫君以濟爲三勞之者供從之
謂也及己巳李萬元爲吏判玄紀曰諂事西人之類不可不先罪某也爲壽恒家
謀也爲師尙家可罪萬元曰子所謂者皆賣菜傭也吾所惡者大家子弟爲
倚庭行也玄紀曰然及萬元擬玄紀吏議玄紀乃悟前言指己憤憤曰此漢玩
余也己巳後西人之附時輩者亦多柳尙運金時傑李師尙君以道宋昌非輩

固不足道貧名望者崔錫鼎吳道一等亦不免人言○南人一隊人金益三樞東有
放於禮法之外尹以濟朴信圭對輒醜言相加時尹為刑參鄭參判論朴之父執也
為兵參晨詣朴朴和睡誤聞兵參為刑參臥內大唱醜詆大駭從戶外還去朴
意尹必酬以悖言寂然無聞朴始聞知鄭來促駕往謝庚申後朴信圭保名
位光城嘗問曰大監儕流一朝罷散得無朝夕憂乎朴嘻〻咲曰生人餘日豈
綱之但大可憂者少有過輒斬食人之喉耳時稱吳始壽李元禎之寃死故云
○李判書襄慶金子也為宗伯清城過之曰近來大監一隊得乘他人舟不亦
快乎李潛〻笑曰棹夫平生方在舟中何暇得快味乎清城大笑李北竄時有
舊識時人來見李搔首而慚愧慚愧始從愚君子趣畢竟為賢小人也愚
君子饒也聞者笑之○李西河斂叙正直嚴明以西人主論南人無不憎之朴判

書信主聞子弟誣毁李公言吾人必歷往後可知李真君子也慎勿妄詆後朴
卒李公好詼諧語人曰果亦極能挺朴奉卿去盖朴性剛故也後朴之子欲請輓
詞聞其言而止○閒居漫錄曰西人文官某招盲卜裴志益論僣事容曰占卜得
習於南人政丞某者文學大驚斥送之其後南人宰相某家婦女招巫女行
祈禱事旋聞此巫習於西人某宰夫人撮撤床卓批頰毆出故近日盲卜有西
南名又曰南人宰臣某與金相錫胄交驩庚申後左倍又有一宰見金公策勳
踵門盛稱功業已已其兩宰皆據權要每於廣坐詬詆金公以掩前日之知
者皆歎唾面又有西人士夫事許積如父別造蜜果供之候諾無虛日及庚申
氏可以罪許者攘臂居先人皆側目又有西人朝士為元貞所愛得吹噓及庚
申斥辱李無所不至已已李判官書其亂祭議聃命起廢而拜華要此人作

作書懇懃遺餽餉祭儀不納遂之聞者代懇睦及第來以書亡已後久在相

位有一武官仰若父祖甲戌後武官恐以睦家門客不得居職日往新相家於

衆坐大言睦未有可生之道吾則知其必死絶跡久矣其後新相第坐客一人

以舊職往洞及第謫行於郭外則武人方在側治行具如子弟見其人知其新

相第客面如土慌忙周遮有政府傔從見而咲之曰曾於新相第見知此人今

又見之不知前頭幾度更見云

庚申十月　仁敬王后昇遐

辛酉五月　冊閔氏為妃

壬戌十月金煥上變許堅許瑛伏誅堅瑛設鞫之日金重厚使金翊載以㧊合

堅秀亂事密言于御將金益勳密啓還鞫事多虛妄翊載伏誅重厚減

配流三千里 黄江問荅曰辛酉監試有一空皮劵乃告變而所告即南人十三大
家也遂堅封密入 上召金錫胄付之使偵察時有武人金煥本以西人得官於
南手者清城召煥謂曰国有大變汝須密詗煥辞不能清城脅之曰當斬汝
煥曰密察之術奈何清城曰許堅許瑛方在龍山汝往深交之後與博局勝
之曰取人国當如此云微見氣色彼無愧色仍問寢議判叛可察真偽遂貨
煥納交之物煥如甚言堅瑛果應煥乃告清城又使密察柳命堅命堅則
煥不能親只與金翊戴所親者交結又探命堅動静時清城赴京乃以煥
事付金益勲益勲乃使煥急探益戴僅以知制尹制弓殊常事實無的
實之路忽有物議金煥謀不軌中外喧藉光南即招煥使急告變煥乃請
執翊戴同告光南與軍牢一雙煥會至翊戴家使軍牢執以罪逮家脅之

益勳與此輩同心情私并蓋積歲月非倉卒間所告比也宜令先問當其嫉
無所遺漏而後上变而夫何以一邊急捉戎物於空家為證成之具一邊捕拘
賊人於軍門有若变在呼吸及其淑問斯得一重所引俱無其情徒令朝廷
震驚其間事狀非他人之所可測知至於翊戴拘留累月進啓於設鞫已久
之後既浮陰秘竟歸無實則亦何以有辭兒房之啓隱然誘之古規此果成說
乎甲申逆獄故相具仁垕凡有啓此皆全郎廳進呈益勳身為大將必親奏啓
此輩情之致疑謂之貪功徼賞者也至火藥之說萬㨿言非其出於軍門以匿
為做出誣逮臣之本意以為不當以作变之利器假與賊手而至於乘虛暗捉摠
浮不正其出於軍門與私家有異同何哉○光南金益勳墓文曰壬戌有無
名字投券塲屋上变指其地而不告人時逆乱甫平人情危懼元勳金公錫

冑未及察其蹤跡適釋將入相乃付其事於御將金公益勳公試使江上人李繪韓秀萬詗察得許重瑛不軌謀不能悉審其情乃議于清城又使前兵使金煥共挨入賊中益察其睨眴金煥者乃逆柟母黨吳廷偉之女婿方坐廢欲自效三人者得其動靜告于公賊索也貨財請貸官銀求戎器私賣火藥與之欲其不疑也賊機甚急煥等乃上變告重瑛以李德周為謀主將推戴柟之弟檉約日焚宮庭盡殺將相諸賊承款伏誅德周杖死又有煥族金翊戴者與煥來告公以柳命堅有逆謀公曰汝宜上聞翊戴不肯曰私臣告軍門當以大將證之公問于諸大臣大臣使公啓之翊戴按驗無實死之煥論功罪相當壽萬繪賞留獄訖趙持謙啓益勳密啓顛倒推奇領相金壽恒左相閔鼎重右相金錫冑曰此乃臣等所議而使之啓也俞得一劾

公請罷韓泰東又加請削黜經年不允癸亥大臣請許遞將任俞得一朴泰
維又請遞竄時右菴與大臣書曰光南以不當死之罪將入危地勢將畧已
陳云云領左相請酌處 上勉許削出臺啓三月而停朴玄石嘗主臺議外
為調停之論矣 上命釋公罪執義申懷持平權持爭之副學趙持
謙執義朴泰遜掌令沈極等論議益激又請姑收放釋之命以鎮正之
上因勉許冬因處見釋甲子公之亂萬採陳狀暴受誣狀泰東既論萬
採右懷劾己巳宋文正得罪 柟星之黨乘時論公竄江界又請與煥等
拿鞫時年七十一畢命於獄中公之從子國舅光城亦受誣泉壤甲戌
誅群凶伸諸枉公復官致祭○右庵年譜曰庚申更化之後年少名官
自托清議陰擠勳戚自進錄以來右不滿於勳臣及金翊勳獄出以光

南君金益勳爲敎翊戴誣告論罪已成傾軋之機先生不知其獄情
問于主獄大臣金文谷壽恒請益勳之罪只在於經使譏發告
未能盡得獄情先生以爲如此則以益勳爲誣告大非其案只可薄
罰而猶未敢爲救解計畧引趙月川穆事自列而少輩議論漸激○
尤菴入對時曰昔李滉死其弟子趙穆視滉子孫有若同氣戒飭
免過矣今臣少師金長生其孫益勳得罪時論臣不能如趙穆之規
戒李滉子孫臣即穆之罪人也○崔艮齋奎瑞謾錄曰宋尤菴朴
玄石二公俱造朝其前金光南益勳事爲請議之第一斜趙光甫
持謙韓魯瞻泰東主張之時光南在東門外尤菴自鄉由東門入城而
不爲相問入洛與玄石同事玄石方爲清議領袖故尤菴於光南

事亦無崖異光南諸族不敢出入宋門久矣後與朴論事不
合追崇世室等事大失人望人皆歸朴而不歸宋宋門可以
雀羅矣諸金因此復得出入其所慫恿無所不至未久逆中救
解光南而論議不可復合矣
癸亥奉朝賀宋時烈劄丙子之亂義理晦塞惟我 孝宗大王明天理
正人心是宜加隆 廟儀且曩日尹鐫托大義及誅死之故並與大義而
諱之豈可以鐫之故乃諱 孝廟之志哉請定 世室為百世不遷之宗
大臣金壽恒閔鼎重六卿三司皆無異議獨玄石朴世采難之 上
特命舉行○奉朝賀又劄言 太祖開國垂統實基於威化回軍臣
意欲以明義正倫字加上徽號○時玄石獨以為 太祖回軍假托大義

以濟化家為国而未必出於尊周之誠云云尤庵曰和叔自以為竊附
春秋施貶魯先君之法而春秋乃聖人大權豈人〻可行而況 聖祖
本無可疑乎其子泰殷以中国人貶斥 太祖書示之尤菴不意今
日復見王雱定齋集朴泰維行狀曰君與持平俞得一論益勳
請遠竄 上怒斥君投濟州三司力請還職又曰君疏論 太祖謚
號事曰夫謚號進上何等重事而上下皆知其未當而卒之以
宗廟重典未免為未協之歸疏已送州而親故争止之是將爲
朝著生事蓋懷川起自竄謫為上下所傾重而其言議多不
厭衆心後進之士稍〻自異小人相煽動諸從輩欲立私黨
以斥大老不得已還收君疏削之而原疏已自餘傳懷川門人

及予𥨊見之甚怒恨矣 右相金錫胄請對曰近日時輩

一種言論人〻皆以為我亦尊慕大老而類皆陽尊陰斥朴泰

維疏中 廟論一款上下皆知其非等語專出臆逆李宏介

論歟為罷職而大諫中既牽繫私黨直以深刻斥李宏而

遽之朝著之間舉措之甚不佳者趙持謙吳道一為最持謙憑

藉師長之威沮抑多士之論須著大老徑還罷儒終不得為勉

留疏者皆持謙所沮也繼又疏請還收致仕而召還因前疏究

然為怪鬼誤間之說人多疑之故復為還收之請以示追尊大老

之意其用意極為非常他日得志必大誤国事吳道一則外似疏

脫內則計較前為銓郎引進私黨時烈非其所為道一啣之陰

主擯斥及俞信一事出而繳疏給李東郁使之申救卽令浮薄之
論皆道一主之韓泰東則性本固執須於領相批答中以間措之成心尙無
瑕之尋流頭亦識斥之語代草 王言何敢如是且旣知李宏之將論
朴泰維而泰東與持黨非但不以泰維當罰反進褒揚之言此亦可駭
此三人不可不警責以爲鎭定朝著之地 上曰東西分黨已成痼疾
今自中又分黨至於如此持黨泰東皆罷職道一補外縣泰維旣爲高
山察訪朴世采疏斥金錫胄有擧其鎭柱等語錫胄又劾山林讀書
之人徒以一時情趨穿保傾慝終或至指鐵稱金認賊爲子則亦安知時
往年過從人反復如今日之於老師歟於是彼此轉激又以金錫胄
爲譏斥儒賢館 儒黃㝡等疏斥錫胄上怒竄㝡○生員趙匡漢重

峰之曾孫尤菴之門生也癸亥疏畧曰前者 聖廟陞黜之時朴泰維之
弟泰輔立異謂大老不可信者固已可駭今泰維之言又如是何侵侮
大老者多萃於泰維之家也頃者逆賊出於吳許兩族此兩族之黨是
一邊之人故坐是廢斥者同黨求釁未嘗頃刻忘也 人皆謂西南之一盛
一衰隨時翻覆早晚且此輩同志則今之有志士流皆魚肉矣於是奸黠
畏榜者有陰爲後日之地矣庚申後失志之徒倡爲邪說以爲討賊之舉
出於外戚之手暗昧陰秘不必免後世之譏於傾危喜名者自稱清議有
排擊元勲之志餙名於目前徼福後日可謂巧密矣大老素惡此輩之
用意少輩自知大老之不助己所以詆毀大老指以爲勲戚意亦甚矣抑
臣於朝家舉措有憂慼者洪宇遠家人之疏其罪不能去鎬一間初不伏法

失刑之大者亦逐未久相臣有以年老請宥厥後內移於近地使宇遠者一遷之所宗主家人之疏正與今日傍議討賊者前後一串廟堂舉如此耶說橫流云云 答曰浩多不擇殊欠和平

甲子時尹明齋辛酉擬書出至肅廟內中有斯文爲分（詳見懷尼始末）

附懷尼始末

美村尹宣擧八松煌子牛溪外祖也　仁祖丙子倡多士䟽請斬虜使及丁丑江都陷時尹美村與權金二人議自盡曰古人有行之者此地正謂是也二人曰然卽歸而殉節美村乃勸其妻促自决而忽自思吾當往南漢見老父後當自裁誓毋負友與妻也時龍胡據椅坐駐江都人先斫數人示威曰汝輩若不跪拜當斬之庭中人皆拜美村亦拜時　世子使珍原君報被擄于南漢美村改名宣卜請于珍原自爲牽馬奴龍胡作一標信印如我國仞禁帖掛于馬鞍又書一紙付美村所着毛笠遂得達于南漢○美村慚恨江都事自称廢人從事學問旋招不起尤菴高其志與之交遊尹鑴大憲孝全之子也聰明慧黠文詞從人人皆期以大儒尤菴戚

居不遠始甚親密 孝廟壬子儒者理氣說斥退栗而牛溪則不問也尤
菴大責之初同春謂尤菴曰鑴以黃口小兒乃敢覆貶先賢勿論其言當
否不祥甚矣及鑴爲官還納吉身尤菴與草廬稱之可并於伯夷同春
笑曰復至餓死然後稱之未晩尤菴又稱其節高不可屈同春曰第視之
終非寂寥守靜人也○鑴又作朱子經書集註至於中庸則掃去章句
而易之尤菴極力排之以爲斯文亂賊尹美村助鑴而斥尤菴○癸巳會
于黃山書院論鑴事尤菴謂尹吉甫曰春秋之治亂賊先治黨與公當
先鑴伏法矣時有李栩者以鑴腹心求婚於吉甫兄石湖石湖問於尤菴
尤菴曰或比之顏曾或者比跖蹻公須諒處石湖辭却而吉甫以次子推娶之尤
菴又責之曰公忘栩之醜行托婚而悅鑴自栩所遺自薦公松廟孝宗

戊戌尤菴秉銓擬鐫進善尤菴年譜曰吉甫畧與鐫相貳鐫大怒倡言
江都倅奴渠若他之吾實請快吉甫又恐㤼蝨附不敢難先生曰朱子以
爲士君子立身一敗萬事瓦裂吉甫之謂也戊戌先生秉銓吉甫慫先生
斥鐫不用至於移書責之一時士類亦多未定趑向同春亦勸先生稍
降山志以息浮議先生遂擬於進善受黜〻 迂齋李公責先曰生嘗
以異端斥鐫今爲諸官欲使 世子學異端耶先生曰朱子斥象山爲
異端又請陞白鹿講席李公曰公迫於宣擧嗔責隱忍爲此又欲以口給
禦人耶仍相與大笑○己亥服制尤菴以朞年鐫以爲當齊衰三年斥
尤菴許穆尹善道繼之趙絅洪宇遠權諰皆主鐫議 乙巳尤菴與美村
草廬會東鶴亭尤菴責美村曰善道凶疏實受鐫嗾況鐫乃朱門

叛賊公安敢扶護義村曰希伊論以白黑則黑也論以陰陽則陰也尤菴曰始竪降幡自今又交通將如何義村曰豈可以黑與陰而不徙乎義村既歸草廬曰其言未可信尤菴曰吉甫莫至此乎而已義村貽書曰所謂黑白只執以論上論人品之鑑又是別也尤菴辭草廬曰智不智莫嘗較三十里云○尤菴曆記曰當鑴之攻斥朱子時擧世風靡老峯兄弟亦其一也久後覺悟遂與余同作海外之行矣吉甫至死不変○己酉義村歿癸丑明齋請墓文於尤菴以義村臨歿時擬與尤菴書及其所撰義村年譜來示其擬書有曰禮訟之禁解則吾道自歸於公同寅協恭聚精會神矣尹許二人安得斯以謗賊而不之容乎趙洪諸人不可不蕩滌而用之又其年譜追尊鑴學深於生知尤菴大駭尤菴年譜曰蓋吉甫即草其書自揣得罪

公议深藏不出至是極見時勢將変始乃見出先生始欲無作其碣文問
於和叔用責其狀文稱道之過和叔累書調停先生遂勉應刪其贊
揚之語專歸之和叔極大不滿意請改而不得自是外行弟子禮內懷離心
○碣文成後明斋上尤菴書曰竊覸此等文字專以摠論為主而先人於門
下得托以講劘之誼者四十年平生本末宜無不相悉者今乃曰吾則不知
而朴某之言如此云云者豈非遠於人情先人平日议論出處與門下儘有
不相合者今不欲沒其實則以為其事不相合則出明情誼却無所妨
今以黃鵠壞出闚闖闔奧等語外而諫之不但不肖奉托之意竟停落
矣抑恐後世或得议門下之淺深則亦豈細事耶窃覸凡引他人之言者
或全不知死者而言者可信則據以為宗者有之或後人不敢自擅而有

先輩長者之言藉而爲重者有之今於平生朋友不以一言半辭自見其
意而反述以後學之語初若不相知者然若只如此則朴友之狀足矣更何
必徵惠於門下耶亟亟哀懇欲得門下之一言以壽永久今此文字總論以
下若蒙改賜則固幸而倘或更出機軸恐當愈改而愈好矣其後書又曰
銘文則當文非敢望溢美之意也門下交遊之間能盡志吾之責者惟
先人而已今若爲孔明之不忘元直晦翁之追思伯恭則不但有光於先人
豈不盛德之輝耶○顯宗壬子尤菴疏斥許積許音癸丑又以還陵事許
音待罪甲寅八月 肅宗嗣位鐫移進用乙卯尤菴竄長鬐而從明齋往
謁於謫所請改戊午尤菴畧改以送之明齋又上書其書曰文字請改者
前後凡三度者又有多少往復而末稍只以和叔所纂爲之且有弱不能

敵强山嶽迺用甚語安敢有吏清之意乎非但無汝而已再三許汝之教歸於不誠則此亦如何然不但文字事而已門下之於鄙家雖一事之微細一言之疑似若有可惡於先人者則無不暴揚於後生未知何故也且有一言於心痛迫者門下嘗引故判書益勳指先人爲忍人之事安得不痛刻乎雖使金丈在世亦未必以己不自瞻之事身質傳聞之說況今金丈已從後無端引据更說以爲訾謗之口実此不肖之至冤極痛也先妣處義之明白不肖尚今了然於心目豈有一毫疑悔之端雖人子至情何敢抵言以欺天地鬼神乎以不肖無狀之故貽累先人已不可言而又無先妣明處義之節而湮滅之萬殞無惜　庚申尤菴自海島放還承召入城時臺論方請金益勳加律金益齋幹金儉齋楺同往問曰先生欲流救益勳乎尤菴曰

然近日臺論所為有不可料者初請罷職再請門黜吾以為金罪相當故無一言救矣今又請遠竄此後安知無按律之舉耶兩公累言不可尤菴曰金乃吾師門子弟豈可坐視其死而不救耶於是諸名士貳於尤者皆附於尼遂成老少黨○黃崗問答曰庚申之獄黑水輩謂儒被士禍視清城猶袁貞此南人之所以究庚申獄也尹拯是權諰婿弟推是李栩婿拯推與楫子愭李子三達相厚所聞者無非愭三達之言也拯本虛弱以清城為後禍魁及尤菴致還日清城不無衛社之功拯乃大驚以為若從此翁終陷坑塹始生角立之心而不得援及得玄石然後始有背叛之迹矣其得玄石有曲折矣老峰白上召尤菴不來曰吾有欲請太廟徽号事當以和叔為後援老峰白上又召玄石尤菴至京江邀玄石同入京玄石執弟

子禮甚恭玄石白上招拯、乃至果川羅良佐家不來玄石遂往見拯、曰
削追錄勳橫外戚黨除時態者可以爲事盖追錄指金益勳李師命
外戚指清城光城老峯時態指尤菴也仍留玄石三日盡道其所聞於悟
三達之言以爲若隨尤菴大禍將至玄石大驚無氣而入來力排徽号之議
還去坡山尤菴見事機尼鮮還歸華嵩自是少輩趨付玄石而玄石與拯
極好拯黨漸盛於是乃因其父墓文事而遂叛尤菴其稟本以拯西人腔子
充以南人肺腑故怵禍之心當爲根基而墓文一事特其與尤菴各立之題目
也○尤菴年譜曰先生累経禍釁無復當世之意 上諭旨不已玄石方負
士流後進之望欲視先生爲出處左相閔鼎重必欲更起先生請入朝
先生又將表章 孝宙大烈爲視德之典遂行會朴和叔于廣津江村時承

旨李玄錫疏以爲臣曾叅宋亦論罪啓語頗侵功先生進疏乞休致四遣

承旨促召先生至江村上書告行轉向驪江　上教曰玄錫秉機投疏妨賢

病國中途付厲左相閔鼎重筵白　聖上尊禮宋某可謂勤至而　聖心獨釋

然於論禮無非假借之處文玄錫之嘗試未必不由於此年譜又曰先生旣歸

林斈士泳以書來曰比聞外議尹明爲朴玄石爲一代宗匠以攻先生云先生謝

之曰吾與二公爲敵手在我榮矣彼雖勝我亦不武矣自是世道大異日漸傾

軋矣

癸亥正月尤菴自驪江承召入對　年譜曰庚申更化後一種年少輩自托清

議陰擠勳戚自追錄以來論罪金益勳益急先生狼狽出來不欲還入尤

峯劝先生還朝　上亦愈勤禮諭、以入來則當許休致至是入來時人心日潰

氣像大度尹拯與朴和叔連衡朝議將並與先生而傾陷之先生連休致始蒙
允○十二月明聖王后昇遐卽赴哭製進 大行王妃誌文仍帰萬義
甲子明齋辛酉擬書事始出尤菴年譜曰拯名位日盛徒黨日衆將從壁
勝先生對先生外孫權以挺以爲吾斧露出大心術則自陷萬仞坑塹矣
以挺告於先生、、心竊疑訝以爲渠若如此則月前得見書辭無異乎昔
少無棄絶之意無何拯貽書朴和叔斥先生本源言行以義利雙行王霸並
用專用權數之語以案其語先生門人直長崔愼疏卞拯誣並及宣擧又
以和叔與拯陰相譏議先生、、聞之以書責愼又因答拯書抵和叔書語言
其引義告絶不宜覊縻拯始連紙累牘恣意詬辱曰到今妄見未免致疵
於本源之地不惟氣質之病不能矯革反有以長之此所以借有妄論者也又以

其抵和叔書本源言行之語謂於愛惜先生之意云云先生不欲與較只答以數
語曰以俟百世之公議 時玄石疏斥崔慎有曰盖拯作長書效乎日爲師之意
臣恐其觸發時議致傷師生之誼相見止之不啻再三及聞國人先致意於宋時
烈又惜其輕卒以書相問且令爲之傾謝則拯於答臣書反復曉諭臣得覩其書
所謂先致者不無差誤臣姑藏其書以對面諭慎卒見騰本若得奇宝沒沒爲
攻斥事並及宣擧而侵侮之臣必欲保合師生之間輒止其長書不料轉轉訛誤也
云云於是少輩尊玄者皆右尼排左閔鼎重白上慎疏辭妄誤謂之侵侮則非其
情也拯困師不改碣文遂挾私憾詆毁其師是大段不是者朝家不當復以儒賢
待之領相金壽恒曰尹拯事初出於私書而崔慎朴世采相继上疏 上微則不
可私書而置之慎疏爲師卞誣朴世采疏中如得奇宝者未知恰當也 上曰此

事宗是世変朴世采奇宝之言未穩當矣近來世道大乖日後如有為拯伸救者又生一鬨殊可念也既而館疏趙正萬疏論明斎敕納金斗明疏伸羙村而斥慎又有許煥者疏以為尹宣擧不死江都逢從尹惟事見窊於大老有所云云尹拯者何可不卞然則拯非背師也出於事勢不得已也○黄江問答曰尼尹書中同春所謂棧閣云者有苗脉乎曰己酉同春孫老峯子同年司馬老峯開宴時尤菴欲還山而頓定行期則自 上必挽留故不欲頓定伺間從駕為計同春知其機乃於宴酣戲謂云云尤菴曰吾豈有從駕事同春曰都是棧閣尤菴亦笑此乃宴席好戲拯遂引為譏尤菴之端矣○明斎辛酉擬書有曰前後下書毎以世道為憂要其歸趣則未嘗不歸於言論抑揚與奪之間擇之於心不能無疑也世道之言安可任言只欲為彌縫掩覆

於外面之計其所以任世道者適足爲世道之害耳極忝在門下之故得以
竊瞯於所存所養似或未免於朱夫子所戒義利雙行王霸並之之說竊覘
門下主張世道故已不能虛心篤受自引太高故人不得獻議發雖於是尚
同者見親而替否者被踈匡拂者有患而將順者無災此所謂大名壓世而
寔德內疚者也此則係於已行者也其於躬行寔地用功之處鮮或及之而譏誚
諷切抑揚與奪之意則開口肆筆痛切深刻攻人害人之語不絕于話頭
平生情義棄之如遺則又類申韓之少恩此則係於言語者也遊於門下者
莫不以承望附會爲尊賢傾訐險薄爲嫉惡在朝則以同異爲親踈以好
惡爲彼此新旧相傾到處區別在野則相歡動以謗相怵迫以威脅言納媚
鍛人係迹而鄉黨風俗之壞有同穎川之鉤鉅矣至於州縣之饋問過禮士

林之承奉過情人畏其威不懷其德完然成一富貴門庭而無復儒子氣像矣章之平生親旧無一人全其終始使六十七年塤篪麗澤之地一朝変爲蛙蟾蠹蜀之場將未免貽笑於後世此則係於符驗者也至於文章言論無一不本於晦翁或考其宗則或只得其名目而其意則未必相似者或先生已見而引晦翁爲重者有之其甚者或於挾天子令諸侯者有之其係於文章者如此平生樹立宗在倡明大義而修攘復雪之圖者了無卓然可見之宗事有所可見者只見權位之隆重声名之洋溢而已其係於事功者如此大抵義者天理也利者人欲也天理者王道也雜乎人慾者覇術也所存所係如右所陳安得不爲之放行而並用之也誠能一朝奮發洗滌辛葷剗除鱗甲一誠所立百志俱眞以酬初志之所自期者眞如戶樞之轉耳未知門下以爲何如○

明齋答玄石書来教所謂作書攈謝之云卿見不能開惑函丈之於先人自
墓碣以来宗非一事而已至於木川事而極矣有以美村建院於通則到木川有
書以江都停奴宣合享祀者此是尤門之所書於通文又曰先人下世後草廬與
尤會尤曰美村江都事何以處之草曰少時學問前事今何疑也云云去夏許
羅顯道則曰李喜朝傳尤言曰美村之不死草廬疑之尤云設令未盡於義乃
少時學問前事非所可論云云極歷問草廬則草愕然曰尤公之言毋如此
不可説也云云又曰先人之學内也宗也尤翁之學外也名也
乙丑明齋抵史向書曰先人江都事無他曲折 城陷之日先妣即自決而先人
微服從琮原君奉使南漢之行以渡江槩在城中者既得免於兵鋒則
微服避乱罔無不可其時權金二公隷在南門故與仙源同焚不然則亦

無必死之義矣況先人之只欲歸見老親同死於南漢者乎其終不死則
天也雖律以十分道理必無可疑而只爲先人自道之辭故自以爲痛自刻
責者也且爲 孝宗大王之故亦效古人毋忘在莒之意也若其終身不出則
宗守量而後入之意亦非必以江都一款爲主意所謂量者量時量己量人
無不在所量之中先人平生未嘗以微意示人故無知之者雖以同春柏谷之
所相知其先人心事皆有未能進者矣其自稱以死罪臣非他只以違命爲大
罪也丁酉戊戌兩疏盡矣今或有以江都事訾病先人者其何異於栗谷忘塞
慈悲之疏而謂之自道盡者耶栗谷雖不免入山之失先人之不死則初無
可死之義○孝宗大王答批所謂未聞陳東終致尹穀之死云者聖人精義之
言眞百世不惑矣云云時西河李判書爲宗錄堂上畏斋李相爲摠裁官

矣○尤菴疏斥栗谷被誣批曰邪妄之徒爲極左袒誣辱先賢卿仲下可
破肝胆豈不快哉時掌令洪受疇疏救極乃斥栗谷爲皮形誣引沙溪誣
之尤菴以爲事関斯文上此疏痛卞之洪受疇投畀○沃川儒李景華等
疏尹拯之於宋時烈數十年師事之人雖於一朝倍之矣一自趙持謙尹趾
完等扶護遂始壽之後如吳道一朴泰維俞得一李東旭等合爲一黨
然後拯也乃以義利双行王覇並用械関權数等語作爲長書搆誣時
烈罔有紀極云々
丁卯尤菴疏畧曰 孝廟臨御之初首延文正公尊禮之又忝相臣李敬輿
疏曰至痛在心日暮道遠天假 聖壽雖未能掃清中原閉関絶約則優爲
爲之矣至我 先大王寢疾録李士龍之子贖良姜孝元之子孫規之 聖志亦可

見矣伏願從速我 聖朝之志事焉又歷陳平生攻斥尹宣擧黨正肯正之罪以致其子之怨毒 上優批 美村門人羅良佐成至善趙得重等疏畧曰宣擧亦嘗絶鑴曾無黨助事宋時烈嘗推轂於鑴而宗無斥以亂賊之事 推論之後始惡而絶之今徵於尹拯往復之言醜詆及於父母又以木川人醜辱吉甫之言出於宋時烈門徒而木川御假托 又論吉甫江都事固無必死之義引孟子傷勇之語宣擧之不死亦出於此擬之於孔子微服過宋而所以持宋時烈扶不有餘力 上教曰一自尹拯得罪見黜之後朝著潰裂假托仲尼据摭大老遺辭無倫世道之大變也疏頭羅良佐遠竄參疏人成至善趙得重削去仕版承旨吳道一請還收良佐等罪罰 命罷吳道一職司諫李墪副學崔錫鼎救良佐 命罷職 儒臣洪受瀗宋相琦持

平李益壽俞集一請還收良佐道一壽遣罰　命遞洪宋削俞事尤門

前府尹韓聖輔等疏曰今據宣擧年譜則癸巳宋時烈與宣擧掌論此在禮訟之前良佐以時烈之亦鐫以助黨責宣擧之事在禮訟之後者非誣則妄也良佐又以用儒之罪歸之於宋時烈以宗其不從鐫於禮訟之前者宣擧累貽書於時烈時烈之擬鐫於追奪者正以見迫於宣擧而逼勉不得已也又曰江都亂後宣擧已有逼殺其妻之謗蓋江都死節婦女皆節旌門獨宣擧妻未蒙褒典四十五年之後始因筵臣陳達旌門當初宣擧非不言其妻之死節而世議不之信及宣擧三十餘年終身不出而後世議始以其言爲信有此追典然則宣擧被謗如此所以慚憤自廢今之言者至於宣擧爲獨保其貞亦可哂矣云云右尹李彥秀館儒鄭澤湖儒卞

東尚書並疏下 上皆優批崔奎瑞疏伸尹斥宋〇尤菴嘗曰吾於吉甫事
最怨者以其疏斥虜使而虜使逌去使我朝有辭於天下後世也江都之後
凛以善惡之心每於死罪人又從慎齋先生學廢科不仕此爲可取故慎
齋之門人亦皆爲友矣其身後其子弟門生揮於宋狀則大與吾儕所取者
相反其以江都失節爲十分道理又斥當時死義之人爲不必死而死又嘗題
議 聖朝志事而謂之宴樂怠傲又每張皇虜勢以爲不可圖或誦朱子
視吾力之強弱視彼衅之深淺徐起而圖之之說則曰句踐詐矣或誦朱子
不幸蹉跌死生以之之說則曰延廣妄矣一似李鄴之狂嚇宋人之爲此其大
槩出於其子之所記也至其爲俘之時改名爲宣卜者畏虜或記上疏時姓
名而執之也此事出於公家文書極令人醜莫甚焉惟斥死義之士而又議

聖朝則是中國而其爲夷狄也其禍卒至於指斥 孝廟世室重議當初建請
者之罪天叙豈容如是朱子生於高宗四年而請以高宗爲世室賊臣之
請以孝宗爲世室者正如朱子議也此輩宗以 孝廟不足爲世室而托於禎
之一字以爲請世室之罪也吉甫貶降 孝廟如此淪其首事之罪則吉甫當
之言也黃江問答曰玄石立異徽号之後殊不自安及沃儒疏曰朴世采以
本朝臣子何敢立異於徽号云云或言於玄石曰彼疏乃宋疇錫嗾屛令公
言玄石大駭乃擬書於尤菴曰或說如此信否尤菴大驚叙九日此必中間
之說何以則辭玄石擬乎余曰昔松江疑栗谷乃曰吾輩盡死於叔獻之手
栗谷曰然則君不過被世稱吾爲禍小人於士林以此答之仍待尤菴如其
言答之又書責崔愼之排玄石玄石大喜其子孫皆曰尤丈本意如此前日

之妄加詆斥吾等之罪也自後玄石家與尤菴家如前矣蓋玄石雖爲拙所
惑而宗悪老輩之附戚臣而不欲與之合及甲子以後附己之少年輩漸與
希載相連大恰曰吾與尤菴不相得本爲子仁所誤也且見拙爲南徒所
戴而斥尤菴如此遂以拙爲無狀底人尤菴嘗曰和叔終非擬我人只是所
見或有異耳可畏者拙也及丁卯羅良佐韓聖輔對卞郎所謂懷化終條
也尤菴痛門墻之變達夜不成寐李判書秀彥曰尹拯從先生、、何爲
過慮尤菴曰拯之從我雖小事而將未免流血千里吾雖不及見台其弟
視之○尤譜曰先生嘗於丙寅春聞時輩附拯論排斥石潭至其院宇
無人守壁滿賦詩有歎息花公十四年之句拯黨見而藏之至戊辰始
出以爲今年是　當丁十四年而先生以花公比主上謀起大獄適有人證

其年紀者其謀不售又誣睡翁名在府廿疏蓋睡翁既拜西宮而亟徒

爲汚衊計竄名疏中後 孝廟俾雪寃贈尹八松作爲仁祖辭表揚令不傾

孝廟之德音其祖之輓詩所謂蔽於近而昧於遠也

戊辰 慈懿殿昇遐尤菴赴臨望哭廢衛上書南歸年譜曰時拯黨

合謀湖人白光瑚等上疏斥先生嶺南羣不逞以先生嘗勘討心經律疑

輕侮退溪而移文攻斥先生不敢冒進自 陵下退歸時國家新有王子之慶

先生以爲 主上誕降時亦有情迹之不安不申賀曾爲羣憾所持今日

情迹甚於前日乃爲前所不爲又有苟且較計之嫌終不入來又不言疏中

己巳正月 上命定元子位號尤菴疏言宋哲宗事詳見肅宗廟 大怍上旨嚴

教曰向者朝議三分裂矣蓋尹拯私書出於宗錄麗故也爲時烈言者

皆苟且不若尹拯輩所言白直也李玄紀南致薰等曰尹拯事舉世稱
寃矣司諫李沆正言睦林一等以為國有大慶名位已定時烈投疏惑亂
人心請拯遂圍籬安置濟州栫棘○尤菴年譜曰前冬先生歸自陵下
有一名門子弟來言拯與羣兇將起大禍又有人至言則拯黨揚言時
事將變宋某最先受禍其一隊人次第不免至是果驗拯擢憲長又
引拯父子以伸鑴言　又曰己巳禍作玄石移書拯曰今日尤丈復作罪首
時汲想必來其異趣者人多以為高明慮又伸驪寃時必引兄家為明證
及凶黨之伸鑴果以拯為鑴黨拯欲掩迹上疏以為其父自禮訟之初戒
鑴終至相絶鑴于夏濟乃疏陳禮論後宣舉與鑴符合之狀鑴祭宣
舉與拯唱和之說以明拯父子無絶鑴之事○尤菴謫路使門人操文告

沁溪墓亡修撰金邦杰等疏論尤菴罪庚子汲禮事及庚申劉貫齋事
興請建 孝廟世室 太祖徽号癸丑興金相壽與書丙寅春夜公請爲
極罪請置大辟尤菴被拿爲告考妣爲文使時錫歸告墓其文略曰
孝廟臨御之初猥蒙收召未幾從入虜中遂反初服既而 孝廟奮發大
志密諭 聖意契遇超越遂許以死生以之才及半載弓劍遽遺其後一
随遇 駕史入脩門蓋爲貞陵痛也此則府君所嘗與其端而亦我族清
府君之所以自靖也事禮如初粗酬先志不幸尹鑴者誣毀朱子尹宣擧
助其說不肖若死排抑以致仇怨溢乃於甲乙椿棘海上六年蒙恩其後
一出專爲尊周大義 孝廟世室以明大義儒之餘孽復成今日之黨
北望寧陵東眺松楸從此永訣又曰昔屠小毀尚學宮聖賢塑像腰

背斷他又攻程子而請斬之辱及於朱子今日賊鑴曾謂孔子不近偉
又以奴服擬之於孔子過宋之服至於譏訕孔子之語試士於大成殿下
則其驚愕何異於梁僚腰背斷他乎云〻又以書告訣于玄石又草一
遺疏是年六月聞有後命又草一疏并前疏及 聖祖聖母手札授時
鑴俾待可進之日進之○黃江問答曰宋與鑴螺侄泄尼時拯諸宗曾
飮拯曰盍勳之命止於斯矣宋其亦安得免一戶微語座有生客拯面
頓旋曰南徒太盛尤丈似不免士禍云〻蓋戊辰年也己巳李元楨子聃
命以大諫言於渠輩曰金壽恒吾輩雖人不可不殺宋則鑴胄起戾
申獄時在巨濟安得與壽恒通謀乎且西輩以爲領袖若加律則必
謂士禍不如置其處而已一南曰安知不與通謀使稚惛聞於尹拯〻〻

曰不能詳知但其時與錫胄二度書南徒遂以其二書必是其謀乃作已
已禍所謂二度書尤菴有仙病清城送藥尤菴書謝之又送燭又答
之此二書也大抵以其父己酉擬書獻尤菴事則儘昏暗人其後似此事
真小人情狀矣尤菴受後命拯爲憲長一生一死榮辱絶矣○黃江問
答曰尤菴歿後玄石爲之服拯大怒以書責玄石曰旣非師又非友
何爲服之答曰栗谷於退溪服三月吾方此爲之拯又書曰旣非栗谷宋
非退溪何爲必服玄石不說且問其時渚南欲亂玄石使鄭維岳問其
可否於拯拯曰朝廷事吾豈論乎玄石聞之大怒此玄石與拯歧貳也
甲戌壼宮復位龍希載等伏誅　命復尤菴官爵遣承旨致祭
凡爲宋訟寃被罪者悉宥之基泰上疏並遺疏上之　批旨所進四幅

御札擎讀洙泗先卿宗不負予、獨負先師悠、九地孰知我悲
戊寅司諫鄭澔疏師生之義與君父無間尹拯受業於宋時烈四十
年一朝詆誣此誠大變也故相臣金壽恒閔鼎重以不可復以儒賢
待之之意陳達處 允其後拯爲己巳權奸所推復通顯路至今日 攀
侍之勤摯輒致國是顛倒云云 上批曰其年祭酒所造疏非公家文字
其時大臣上之朝廷大是失着予率爾允可至今悔恨 應教金鎮圭正
言權尙游亦所言 上皆不納 執義李廷濂亦鄭澔 上批曰宣擧祭酒
父也藉令真有所失爲子者嘿嘿無言可乎師生父子孰輕孰重祭酒
耆德山林爲世矜式決非一鄭澔之所可撓撼也持平李彦徑請罷澔
允之鄉儒李鳳瑞等襲羅良佐之言並斥金權正言朴泰尙疏以其尋

欲以師事之道擬之事君之義不復爲裁量云云自是凡爲宋之疏則雖不嚴斥而不爲開納右尹之疏則皆獎許非尹者輒罪之

己丑以左賛成尹拯爲右相儒臣郭景斗等疏斥 批曰予決不墮爾術中也

庚寅時崔錫鼎撰禮記類編與明齋講確叅證儒生洪胄亨等疏斥其背貳於朱子 上命竄胄亨都憲鄭澔疏救胄亨 命竄澔極邉又竄前後斥尹之疏儒李喬岳洪禹瑞等以救疏儒亦被斥

甲午右相尹拯卒年八十六

乙未儒生柳奎等疏斥權遂菴仍請去家禮源流序文並家禮源流

乃俞市南棨謫居林川時所編輯也其後市南在錦山時與美村所

居不遠故興之吝澄以成市南臨沒時托尼使之修潤癸巳相命李頤
命筵白令道臣刊行明齋乃不出修潤之本曰是書乃吾父之所共論
不當專作市南之書明齋子行教則曰此乃吾祖手自編摩者也市南
之孫相基屢書爭之終至於相絶乃以市南家藏刊行權遂菴作序
後文曰禮者正人心而今於父事之地用此譸張手段將焉用彼禮哉
又以爲邪心之狼狽是本末伎倆鄭丈巖作跋文曰付托非其人乃反誣
人聽聞自謂吾書而專諱宗狀云云至是柳奎等誣斥遂菴仍請去
其序文又以遂菴所撰宋墓文門中人尹拯以其父嘗有憾志於鵝見
斥於先生蓄憾有所肆意修却卒至鐫黨潑起駭機交煽遂致乙
巳之禍等語歸之誣構　上批以序後文不作可也又以鄭澔所作跋文中

有亦尹語特命見罷仍命拔其序文李頤命劄曰始臣陳達請刊俞相
基南歸時臣言之曰商峯本必完備君歷請其本合刻尤好相基果歷
見尹拯傳臣語拯即出其增修之本以與之尹行教以爲筵奏不及吾家
共編之事祖父身後誄狀皆及此書故世傳爲吾家書今當書爭於兩家人
必爲疑乃追還其所與之本相基之疑怒由於此乃與拯父子注復爭卞以
爲宣擧於此書但參涉而無共編之實夫尹俞兩臣姓不同兄弟也兩筆
互書手迹尚存到今兩家子孫忽生疑貳相基之謂但參涉不謂之共
編行教之謂世傳吾家書生疑於合刻恐非兩祖當日之心至於序跋之
出爭端之起非臣逆料早知如此何敢以刊行爲請又何勸之以合刻也
修撰魚有鳳正言金在魯入啓儒生朴光世等學儒尹志述等上書卞

卞奎等之欺誣并不察仍遂菴又上書自引 批以卿疏有曰一則背師

二則背師以先正道德寧有是哉正言趙尚健疏卞尹 上卞以醜正特

遞之承旨李傳李喬等請還收 上命削黜尚健罷大司成閔鎮遠

又疏卞 上又言泮儒尹鳳五獨持正論書進所懷特命遞差左相金昌

集劄卞 答曰今卿右醜悖之論左相出城掌令黃爾章獻納朴熙晉

請遠竄鄭澔趙尚健削黜閔鎮遠應校鄭栻與柳鳳輝劄請

贊善權尚夏罷職 上皆從之校理洪啓迪疏卞正言宋真明請罷啓

迪 允之尼門人崔錫文等上書以辛酉擬書為大義理又悉陳尹拯玄石

疵叔宋之言 上獎之判府事李畬劄論錫文 上不納遂出城大諫李世

最司諫李廷濟正言金始煥持平洪禹行請罷金李兩相 上允之館儒

李晳定等流竄尹 上嚴批之

丙申 教曰尹拯來兩擬書宋時烈所撰尹宣擧墓文并書入之書入後
教曰今玆擬書詳加披覽辭意果多踈功李判府事劄論是矣無怪乎多
士之伸卞也又曰墓文中元無醜辱尹宣擧之事一種云云之說自歸爽實
矣又 教曰向來爲先正宋時烈伸卞儒生停擧並即解之仍命悉宥諸
臣之竄尹被譴者遣史官傳諭慙悔之意於大臣金昌集儒臣權尚夏
而促召之命還存源流序跋手札召還判府事李畬用司諫李巽翊修
撰在晳等言改下前後批旨之過當竄鳳輝栻等用正言朴聖輅掌
令安重弼等言盡罷前日辱宋者○泮儒吳命尹疏伸尹 上教曰前
日下教是擬書墓文未見之前今日處分在既見之後予心一悟是非自

明何以有辭於百世也命尹定配左相金昌集劄命尹疏擧臣父甲子筵
奏大加侵詆臣宗痛心蓋拯之受墓文在於癸丑擬書作於辛酉所誣
以先正捏造之忍人傑書等語出於辛酉之果今其師病敗滋多瘡疵
百出則何獨未覺於癸丑以前至托以其父不朽之圖而乃能覺之於癸
丑以後至不欲苟存師生之名也擬書與是事師無犯之意則何獨不作於
受墓文之前乃作於既受墓文請改未得之後也夫墓文之無辱說 聖明
下教則今乃曰墓文初不干於相絶之際欲售以他人所傳忍人等說爲相絶
之端臣未知擬書猶有未絶之意必待甲子然後始絶耶其師之罪過既已
深知著爲擬書矣然拯甲子未絶之書猶且請改墓文曰若明受賜誕請
俱解只在門下一言之間而已其人既如彼無狀則其一言之許改安得爲

迷明之大受賜也其所疑待皆在本源心術上則又安得遍解於文字筆
削間耶其師之賢否何關於其父之墓文而墓文不善則有許多罪過不
可以存師生之名而忍人儕齒亦爲可他之端墓文若改則其師將復爲
釋然無過之君子而所謂辱親之說亦將不復芥滯於其心此果何如也
○尤菴年譜曰先是拯刊出其父文集旋卽秘藏至是行於世其中以其
不死江都乃敢擬於 孝廟而藉重鐫言云尹希仲荅書曰此師渡江康
王宗在軍前云以余之江都嫌似當有所諱處也余宗陷賊人也以他人
言之不可當日同患亂中人言之何害又云朴耀起問余辭疏之意以
不死江都爲言云信否荅曰然與士友約死而獨生亦可醜也前日權次
仁問余以此意余曰江都之事余以爲必不可不言希仲曰今日則有所

忌諱不可言余曰以余當於今日故敢能言之他日則不可出口其與其愚誠
書云　聖上若察愚衷俾作今日之杜舉未必無補於世教云〻　圻儒
申球與湖儒流宣舉文集中以其不死江都擬比　孝廟藉重鑴書此
師渡江康王宗在軍前其與權諰書曰　聖上若察愚衷俾作杜舉
云〻澄然以　孝廟比諸宋高又敢謂　孝考與渠同患難以　孝廟江都
所處比同於渠之偷生又敢謂　孝廟有過可以受罰於渠而與鑴輩陰
相酬酢著書立說藉制人口云〻　批曰余當入覽文集而處分吳命峻
嚴屢遂流伸尹宣舉亦申球儒生李弘濟林象極亦球比於章惇左
相金尚集劉尹鑴包藏禍心指摘大聖人處義之地極爲凶悖宣舉
每以江都事自歎故喜聞其言不惟不斥駸〻然入其說猥援　聖朝

擬於其身雖非本心非出於誣毀其僭妄之罪烏得免乎然此係私刊
文字而宣擧殁已久矣何足爲朝家之所追論而如球惟兒之輩登
聞於朝宜乎其言之不槪於 聖心也吳命峻對球之疏反以宣擧歸於粹
然無過之地至於巖慶遂又引柳子光之事有若士林之禍將發恐動 天聽
李弘濟疏其命峻一事貫來攬擧先正宋時烈恣意詆辱如金演之越戰言
事若立節者然諸臣之疏輒以不罪申球爲 聖明之失名曰爲 聖朝卞
誣者豈敢罪之臣竊慨然宣擧既背之人今不可輕議如 聖教剪其譖
妄之人文字豈容仍置鋟去其板有不可已也 答曰所論明白李弘濟宜
配巖遂慶罷職不叙仍命毁其板 林象極等又疏斥臣昌集措成士禍之、
左相又劾夫杜擧之說欲借喻曲解其如事宗之不論何也凱風寒泉之

讐尤極可笑令渠輩亦以凱風思其母能以寒泉取義於明齋而無所忌
嫌乎何獨以杜舉謂不妨於引用乎康王之云雖誣之賊鐫而先正宋時
烈常作其不從鐫則其子極分疏自明其從鐫矣以今見之非但不從反
欲借重其言以護其短者可知云云　上命竄家極又司直李善溥左尹李光
佐刑判趙泰耇工參趙台佐兵議李正臣繼疏作左相伸尹宣舉事鄉
儒朴泰文等又疏卞尹而作左相為權相云云　○命去宣舉先正之稱囚館
儒金致屋疏命去極先正之稱還收贈謚建院之命又手書華陽院額
并備望入梓懸揭遣承旨命崇政致祭承旨金普澤疏言宣舉之誣
聖朝極之背師俱不可仍存官爵并命追奪又命撤宣舉院額凡故尹
父子皆嚴作丁酉　答世子代理辭疏曰近日處分是非明白事関斯文遂

遵此意堅持勿撓 判府事徐宗泰趙相愚劄卞尹宣擧事 上亦不納○
世子代理時李世德擊鼓訟其師寃左相金昌集劄因人李世德供辭
以拯甲子書謂非謂改墓文宗出木川事云 盖木川適文中語宣擧之言
本出於同門生許璜先正指其言根則是宜責問於其人而拯一向迫脅先
正必欲歸之於自做以至今生存之許璜謂京鄕所無之人其心所在人孰不
知令曰 聖上慮皎如日星世德他島定配○景宗辛丑承旨金始煥
請觧林象極儒罰大成金雲澤妨啓始煥疏以丙子疏儒觧罰之意陳
達崇 允炎得見金雲澤疏則侵斥臣身夫丙子疏儒之所坐何事耶
百代山仰之儒宗橫被千古所無之惡名始則奸巫作梗終則賊球闖發
末又相臣祖述之称爲 聖朝快摘文字羅織罪案此與柳子光同一手

段也作此士禍之後士氣索然而吳命尹林象極奮不顧身排叫閽可奬
奬而不可罪也領相金昌集劉始煥之疏尤增陰狡比宗有関於国家
斯文臣安得嘿然而已尹宣擧嫌人疑己欲引其累敢引 孝廟比況其
身陰與賊鑴唱和宣擧亦知遏尊之爲罪故特爲譴謫之言未嘗領
會也 先王驟看未得覺察既觀彼情狀之後則明正處分始煥乃
欲藉 先王最初之 教以爲左資謂可以矯誣獨不畏上天之赫臨乎
答曰金始煥事予亦非之始煥又疏相臣又甚前日誣陷儒賢之手段
不料 聖明之世有此凶猾巨慝也權移主上罪関宗社尚令偃息於輦
下可謂王法太寬其何能盡諸人類與议於士論之是非哉臣雖疲劣
不欲與悖倫滅義之一相臣呶呶爭卞也正言李聖龍啓金始煥始清

觧罰嘗試 聖意終反本手熒惑 天聽搆誣大臣罔有紀極 答金
始煥羅戕修愼洪鉉珦執義必恒啓畧同始煥遠煥事榻前 下教
承旨李世瑾疏救始煥疏決時判禁崔錫恒請放始煥 上無發落
掌令宋道涵啓滑罪公议興情共憤曾未幾何崔錫恒游辭救觧
殊極駭然請重推 答依啓 壬寅六月忠清全羅兩道儒生金壽亀等
疏而儒臣被誣專由於賊臣昌集抉摘文字玆者賊臣伏法則儒臣被
誣固將自雪蓋豈期擧私錄中有同惡難誥勒指爲自況於 聖祖自古
君臣與同險難 自道其事此可目之而自況耶 杜擧爲名識其不忘也
蓋曰因吾弟而不忘江都事云爾 執此以爲謂 聖朝有可罰之過者
是豈敢出口者耶至於句賤延廣之說其意正欲 聖上法文王之仁請

春秋之義其所謂晝樂怠傲亦出警戒之言時烈以爲非笑 聖祖之
徒傳習一如其詐意挫之所以從宋時烈者只在於辱及父母而已都不
係於華文擬書今彼輩輒以華文無序爲說至其倫序兩親如水潰
忍人之情之言則一切掩諱故 先大王乃以華文無序爲教臣等所以
痛切歎蔽之術也伏乞特援兩臣爵謚○館學儒黃昱等疏曰襲時
烈之攻宣擧者輒曰江都事也鐫事也誣 聖朝事也時烈祭宣擧之
文亦嘗曰衆流奔趍砥柱不傾兩儀昏蒙一星孤明由此觀之情義未差
極力褒賞患怒既深忍地斥毁癸巳時烈與宣擧會于黃山始斥鐫
爲異端蓋鐫改中庸注故也其後丙申鐫爲資汲時烈曰今之伯夷
也戊戌鐫爲進善時烈曰此人嘗以格外用之以此觀之雖以異端責鐫

而情好自如也及庚子服制议出而時烈始與儁為讎鑴甲寅後自抵
於王法尹宣舉歿在於乙酉此何累耶其曰誣 聖朝者尤不勝倫理
杜舉之者無廢吾言之謂也同患難云者管仲戒桓公馮異勉光武
也康王在軍之言即鑴言也鑴之所謂即未可戚王之意宣舉之所答
即同患難也言之無害也隨問隨答何足為宣舉罪也時烈抵金壽興
書 山陵事追提溫幸之說而曰麻閣 寧陵溫幸則逆年幸行且時议
以改卜弘濟洞為太遠則其書又曰雖以寧陵之近不能寧者則與英陵
何異哉議山 顯廟不有餘地而末稍人言將置死地矣今之斥宣舉者
後蒙甄復 先王之不以文字罪人之意可見矣今之斥宣舉者乃曰浩
適 聖祖苟如是則時烈之於 顯廟其言如此曾不一言斥之獨於宣舉

強僭舟邪又曰盖時烈怒於宣舉己酉擬書深燭其病微出誣 先王之
言潛記昧錄而其徒傳法也所謂擬書盖時烈己酉大拜遽白也宣舉書
有云欲吾君之無私意則當先袪吾之私意欲吾君之開言路則當先
開吾之言路云云、作書欲貽之聞己去國不果送時烈乃以拯之請墓文
時以此書之并傳頭加惱怒生出無限風浪且作為瑣說私相傳受以擬
書中苟賤延廣之說丁酉書中無樂等諸極意捃摭以為罪過于天則
何不上達乃於宣舉未歿前十三年而強自推諉矣其後注滲之札暗為
存錄於身後甘作函球輩之嚆矢乎所謂墓文則贊其行道則只曰門高
後大論其學則只曰公至斯於天闕其年取其交道則曰黃鵠壤虫莫窺
闡奧其總論則曰狀德之文固然不知措辞惟朴君和叔之狀攟而為說

云云其後丙辰拯往見時烈于長鬐謫所時烈自許改至戊午只點化字句曰依來教撰定至以弱不可敵強等語又從以為辭其前辭意非常情所及也其後時烈之怒轉加一層崔慎之疏出而金壽恒閔鼎重之避奏啓矣若以此擬書專出墓文中則非拯本意也父有過子爭之君有過臣爭之至於師生之義見非而爭諫案引師當道也又曰所謂辱及拯父者俘虜也忍人也問諸水濱也至於先鶴伏法之說而極矣夫忍人俘虜等辱在拯豈不痛迫彼誘於他人之說固不至於先絕反其問諸水濱之說出則自此拯於時烈自事絕而自絕矣惟彼尚夏喜朝球澔昌集輩之迭出交攻只為時烈安排一圈字而已伏乞儒臣尹拯官爵一并追復賜謚之典仍即舉行文集已毀者卽為改刊云云 疏下林錫憲李

夏濬金始煒俞勉基朴瀰載柳萬樞李光師申師觀宋翼輝金
金始瑛金尚巽李致中金尚重李思觀韓師得李夏濟李思先
趙泰萬李夏宗尹志金尚夔柳明垣等　領敦寧有道疏　先正臣宋
時烈我　先大王景慕尊尚尹宣擧尹拯誣　聖朝背師門之罪明加
勘使　先祖處分請刪撓改承旨金致龍李廷宅疏作國舅伸兩尹太
學生李徵浚等疏請伸兩尹又作國舅○生員安允中等疏　先大王作
太公案付　殿下最在丙申處分惟彼失志者伺釁鄭躅始之以世德
壽罔繼之以弘濟昱等欲以　先王之所大定撓奪覆手之間醜詆先正
不過羅良佐以後醜誣之旧說前後對卞已盡尤詳於丙申諸疏已往
於先太[大]王處分更無底蘊宣擧豈免誣　聖朝之罪乎彼亦知掩護

不得故乃生對擧好病之心至擧時烈與故相臣金壽興論 浚書以爲
譏誣 顯宗比因時烈戊申書中陳戒 顯宗之說其與壽興書又勉之以
進白有何一毫譏訕之意亦果近似於宣擧暗地誣謗之地乎至於先
正臣世采初不無疏通調劑之言及至己巳後答拯書斥拯背師頗極
嚴截此乃世采末年正論也今彼輩乃捨世采之正論取當初調劑之言
欲爲引重之資伏願僉先生切抗之教快正彼輩之罪仍以 先王遺教
頒下中外云云 ○ 領相趙泰采右相崔錫恒啓黃昱金壽寧等疏故尹
宣擧尹拯之寃請昭雪有令廟堂稟處之命矣 先王末稍處分非本
意一依所請宣擧父子復官贈諡還宣院額許刊集板 允下 ○ 館儒
金範甲等疏道峯書院卽先正臣趙光祖妥靈之所而曾於丙子以宋時

烈配享君子小人不可以同室也時烈外假尊周內售扳身故先正臣尹宣擧書責曰只作好書好語、、以快一時視聽不於設施上着實措劃況其撰故相金瑬墓銘以主和一節許之為宗社其假真售僞隨處綻露尹宣擧即其畏友也自先正臣尹拯疑其本源之後公肆醜辱謂之俘虜謂之宣卞謂之忍人又謂之曰虜花赤所謂虜花赤即野人別名宣擧以嘗西為号故嘗其虜音相似以此辱之語之駭悖如此故、、臣金壽恒亦被凌侮以相好之間或有違忤則輒以醜辱相加謂其受制於妻羅氏而稱以羅相謂其自號文谷而譏以腐魚其他檜相侂冑之斥率多無倫至於尹鑴國一奸臣斥之士倭排之立辟可也而時烈取其所居洞名之介谷謂鑴曰狗或曰犬鑴之妻曰雌狗鑴之子孫曰狗雛客曰犬客門曰狗

門似此醜說雖使世少年為之亦知羞矣時烈称以儒賢醜人辱人為自己
能事故相臣李景奭比之孫覿其撰賜几杖宴之序也揄揚称道至擬
周公挿入壽而康三字以日後詬辱之資何其叵測也杜願俯燭時烈心
術之正儒俯察道峯事體之至重亟 命撤去院享云、疏下朴瀰幹
柳瀣沈星鎮朴師建鄭夏彥趙台祥朴之秀李夏集金碌等○承旨
權以鎮以尤菴外孫、上書卞誣前承旨李喬岳疏卞四道儒崔鐸等疏曰
時烈雖非悪逆、、之出由於時烈、、椊榛長髯者也有詩曰一千里外石
壑四五年來身太平歌管稠疊明月夜旧臣還補永貞行喜賊
乃祖述永貞篇此安得免為乱逆之藪矣乎又論李喬岳不有餘力
并作權以鎮仍請撤去院享○幼學姜祖烈疏亟治范甲等慢先

至害先正之罪逐收尹拯父子毀院滅板重修之命○尤菴撰昇平碑曰君父之急曷顧其他遂權圖存先正稱之明村雜錄曰尤相平生以大義自任今以下城爲是至於谿谷碑亦不爲非且曰遲川爲秦檜定向日雲南路李聚仲諸人爲崔汝和書救便許之以宗社之計不爲非此丈夫義將歸虛套○進士郭鎭傳等疏曰金鎏碑則果是先正所撰而所謂宗社計之乃鎏筵對語其非尊主和事今欲捏合把爲先正之言不幾於詩禮發冢乎宣卜之稱乃渠江都時自名渠亦初不自諱俘虜木川儒之言也薔花亦柳壽芳之言也忍人之說已詳於金鎭望之說所謂羅相檜相腐魚佐胄等語皆是羅良佐手分世界中化現出來至於狗丈之說鎭家在狗洞因其所居謂之狗尹不是異事

被花鏵黨顧何挨逼有此分疏至若壽而康之説癸未疏斥自是已
子胡取看其時館學疏乎永貞詩即韓愈詩當時小人也黨甲乙
鐫黨無虛時先正之詠其詩宗儒時之義此輩据擬類如此云云疏
下閔宅洙韓翼謩洪昌漢徐命臣南得寬洪允輔沈重周金曾
尹得敬沈廷儀金載大等○安允中郭鎮偉李喬岳因徐宗廈啓
并逮鞫 生員金爍等疏請與疏儒同被罪且斥宗廈○禮判李肇
右相崔錫恒啓士論既發院章不可仍存依 啓○斥儒金弘錫等
托以時識題牛溪云云而卞其誣請追奪宋官爵又謂金昌快附宋
云云而請追奪金戢名又以鄉儒金道基疏斥成文濬云云請道基
投畀仍請成滄浪文濬追享坡山院前府使魚有龍疏斥尤菴

農岩斥弘鑄○海西儒朴蕃湖南儒羅廷一等疏伸宋斥尹及成文
濬仍請治弘鑄罪因持平柳時模啓蕃廷一并竄○五道儒尹俔等
疏卞尤菴斥弘鑄○嶺儒鄭萬源等疏與尹俔羅廷一疏同又請釋
安允中等被謫人献納沈埈啓俔萬源竄○海州儒崔活等請正
俔等誣賢之罪還給○甲辰李真其儒李真洙請撤宋時烈祠院置
設者李光佐請只收恩額華尚書院外餘皆撤額○進士鄭鳳徵
疏家禮源流尹宣舉俞棨潜確用功彼此無間俞相基謂其祖
獨徧權尚夏及鄭澔之徒誣辱尹拯歸之掠美歸之弁諸卷首
先大王命大其文不幸既大之書後藏秘府伏願取其序畀火又請
尹宣舉尹文擧俞棨尹拯四賢錦山祠賜額　幼學安鎮等疏文敬

公尹宣擧祠在臣鄉乞以文成公尹拯并享　英宗甲辰京忠全三道儒生宋相光等疏曰先正臣宋時烈權尙夏道統嫡傳尹拯父子誣聖背師事宗忠尙道儒生朴趾爀等疏曰是范甲等羣起跳踉光佐輩至以　聖考大處分謂非　聖考之本意遽撤道峰之俎豆且先正權尙夏卽宋時烈之嫡傳也　逆昱光之孫致雲搆誣追奪云云至於宣擧江都亂時手縊其懷孕之妻獨自偸生改名宣卜爲孫原君執鞚奴而逃還乃與賊鎬潛通書尺譏誣　孝廟拯則以其父之不死爲十分道理末乃於父事之地反戈倒攻爲程門之鄧恕又曰仰人口氣之昱甲孟徒賊孼之致雲固不足責伏乞亟正羣孟之罪亟擧復享俗牒之典又訟李義淵之忠　論李光佐趙泰億之罪　傳曰朴垣爀極逆悖亂

是年十二月生員李德普進士申曙等疏 先正臣宋時烈被誣於尹宣擧父子厥有曲折 江都俘虜賊鐫血黨宋時烈之病宣擧先後不同者尹宣擧外若悔過宗末悔過言雖絶鐫宗未絶始之掩護也信而病之終之從容也所而疑之此時烈病宣擧之本末也此所以擯宣擧之墓文不滿抑意許多節迫皆源於此而至於道院之撤而極矣師友之間逾及收司之律云云 政院啓李德普等疏乃故相臣宋時烈復官事及權尚夏李喜朝復官之請也且頃者宋載遇鄭奎相同一旨意渠等雖忽救黨安得矯誣之說加之於 先大王若是乎無嚴乎云云

傳曰疏頭李德普限三年停擧

乙巳承旨尹鳳朝請復享道峯 允之 吏判閔鎭遠反疏儒請還揭

諸院恩頒　尤之又盡宥壬寅爲左巷被罪人竄昱范甲鐸等

當宁丁酉遣承旨金鍾秀祭于華陽書院　御製祭文曰宣極之醜

餘孽猶熾邪正橫流黜昧大義咸正厥罪昭我義理又曰嗚呼推鄉

今之宋子風塵暗傷江漢悠悠何以時之有酌在冊俾官致祭亟秩

常文○追奪兩尹官爵尋復還後